







三朝北盟會編第三十八

靖康中帙十三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五日辛亥盡其日

晁其上書論三鎮不可棄 書曰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
七日下詔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萬
里乃得隨士庶垂淚以伏讀干戈風塵阻絕如此不謂
國家遭陽九之厄也女貞小醜斬荆棘入寨擁馬渡河
曾不淹時勢如壞山直抵城下嗚呼天乎忘我祖宗配
祔澤民二百年之基業乃一日有斯酷耶在春秋之時
周家衰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謂國家聖聖相繼重光
熙洽天下太平自結繩以來未之或有天子坐簾內朝
四夷牧萬國曾不足以輕重威至廣也乃於女貞小醜
平昔僕役高麗臣事契丹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師

國中之盟何其甚邪義士痛心壯夫灑血孰甚於斯時耶臣至愚且老敢齒於壯夫義士而逖視樵牧思謀妾婦思奮之際寧無一言以自效哉况臣一門七世食祿高祖迺咸平景德之際盡文章禮樂之譽曾祖宗憲寶元康定之間任西鄙之城遂叅大政罷兵息民自爾以來海內推臣族為文學之家微臣彌一之亦其職也惟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嘗應詔有封事蒙有司第臣為邪等置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漸不許仕官而擯斥昇竄二十餘年矣其所言者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志記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國家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比者近日諂諛大姦獨推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廟而下同士庶際於行寢中二曰自古衰王暗君乃有毀謗先烈之言以鉗天下之口惟我神宗皇帝何所負

於天下內外無有一人不足於恩德尚何毀謗之有彼諂諛大姦濟以亮暴徒以資一身之欲而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中言當今之急務豈願卞和之玉再剛其足耶竊惟城下之師明主夙夜焦勞憂慮之時狂夫之言未暇擇也伏覩戊申大報封豕逋遁齊民又安允有血氣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不必有言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澤不知其已雖死猶生也然赦文著新邊之語讀者惑焉議者則但妄意易州涿州之地終不能保而復棄之為新邊也既而乃知所謂新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鎮無慮二十州伍十六縣自州外之為府而不知其幾乃自中國棄之為新邊也嗟夫斯地可棄也斯民不可棄也吾祖宗艱難之業不可棄也嗟乎誰為陛下而畫此策者乎賈誼不忍以文帝

之明承天下之資而為戎人欺傲乃歎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竊考之當是之時高祖之舊臣猶在者如陳平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晁錯賈山馮唐守正有申屠嘉宋昌司刑有張釋之司兵有周亞夫柴武賈誼尚何恨哉使誼尚在謂今日之有人無人乎臣於是忘其既愚且老不能默已專以割地為言未暇及天下事也惟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縣嘗作朔論二篇因杜牧之論而發也牧之意則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密蓋山東不足以制河北而河北可以制山東安可以天下之勢而占之於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矣失河北則失天下矣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國興矣失河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得河北則強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

隋唐之有天下來及符氏之秦拓拔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唐石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國所以強弱之勢與夫曹氏之魏強於劉氏蜀之漢高氏之齊強於宇文氏隋之周其迹昭然布在方冊可考不誣是謂河北之形勢臣敢為陛下畧言之陛下幸察臣言河北重於天下矣乃敢復書三鎮之重於天下者不必繁引遠古惟於國家造邦相因者則已得其畧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寔漢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晉父事契丹之後劉漢禍敗之餘即位僅餘兩月黃鉞親征而師出之日四壘奔北為我宋驅除脫以數千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關者晉人棄之以契丹之元者非特為其右臂也何則契丹之所盜據者七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六國之燕最弱非韓趙魏之比方鎮中盧龍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三十八 三 魏志
最弱而朱滔朱克融輩亦非魏博田承嗣鎮冀王武俊
之比而其人堅忍奇拙包藏禍心肆立凶謀前有荆軻
大子丹之風後習安祿山史思明之態易與為禍而難
與圖治也以故雖曰弱燕而嘗重於趙魏雖曰幽陰而
嘗動搖魏博鎮冀之士棄之以奉契丹既非所宜况以
奉契丹之叛臣女貞小醜者譬之熊鼠得幽薊則潛窟
壤得三關則瀉積累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者雖曰
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寔在兵間也世宗常以
千人之軍溺於亂沆叢葦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鏃來
加者三天子之威靈在是也其克瓦橋關者又專在太
祖之功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乃一旦無為而
棄之荒裔小醜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石晉開運之末
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璋覆師于高陽遂使契丹得犯澶

淵之役康保裔無高陽之叛則不勞真宗皇帝為澶淵
之役矣高陽之勝敗猶繫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河北
之存亡耶廟堂之上肉食者宜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
武義軍也此軍甲兵雄於天下城壁高固自昔有捍客
三年不得上之語况又其帥獨知臣節前號河北四叛
武義不與後稱河北三寇之時武義亦不與也逮黃巢
之亂中原四方藩鎮孰為勤王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
兵渡河以解關中之急不幸石晉之梁漢璋敗於高陽
契丹遂得犯鎮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前
為入京師之舉哉惟是張彥澤杜仲威以禁旅重兵至
中渡橋降于契丹而中山李高者納契丹使契丹遂得
入京師成景出帝之禍為中國之醜况使高陽全師中
山堅壁寧至是耶咸平中康保裔既敗於高陽而定州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三十八 四 魏志
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真宗皇帝草輅親征而傅潛領
十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之時遠近愚智無不
憤疾潛者耻與之俱生無幾何草輅班師之後潛議罪
當斬真宗特賜其首領竄斥之議甚鬱也至今聞者擊
指奮袂而起孰知真宗皇帝聖意有在也豈臣下所易
窺哉蓋潛實白首老將耳目親接開運之禍變今坐擁
十萬以全中山以示怯於契丹勿擊堂堂之陣勿當汙
意之銳脫彼能至澶淵必不能渡河待其渡河之後我
出中山十萬蓄銳請戰之師一舉而虜之彼契丹雖衆
豈堪填吾洪流而代吾掃除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
此覆其歸路匹馬隻輪定不返矣恭惟祖宗無失刑真
宗豈得私傳潛也哉真宗清淨垂拱之君不惑羣聽而
決意親征不以王超石普楊延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傅

潛之不濟事魏魏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勢宜如何哉
惟我祖宗又能用中山之形勢也何則在戰國時介於
趙魏之間屹然自成一國其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
寡而才至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
謂中山君者是也謂太祖太宗之時每歲防秋之兵全
師聚于定州真宗躬置禦戎之陣以鎮定高陽諸路之
兵並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番寇遠近置兵建柵仁
宗謹是祖宗之制積粟則中山多番兵則中山為重命
帥則得韓琦至今廟而祀之歲時嚴馬太原府劉氏資
有之太祖皇帝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
為晉王逮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克之於是有宋
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莫不安逮今將二百年重惟
太宗皇帝號令之所加鞶鼓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及

五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推枯拉朽論於太原獨如
艱難何耶劉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為之策侯霸榮之勇
其兵嗜戰不怯死其民樂生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
父母之世所有也吾家所以草晉為漢者自太原基之
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太原而得之也遂以晉篡李
氏之唐而李氏所以奪朱氏之梁者而得之者也初起
諸晉也其上高祖太宗所以為唐者晉奉之也楊氏所
以為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為齊者晉大之也司馬
氏以晉自命者寔謂受命於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
王之亂號為中興者伐獫狁近於太原也其後王師敗
績于姜戎王乃料民於太原是太原為成周之盛衰者
又如此者嗚呼太原之鎮可輕畀付哉重以太宗之神
武念太原久未下顧視羣臣誰可與議者首詢之張揮

揮曰戢兵待富庶而後為謀繼詢之張永德曰太原兵
少而捍加以北虜為援未何倉卒家也莫若先離其戎
心又詢之師居正居正曰太古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
之伐至於老師太祖破北虜于雁門關盡驅其人民居
虎牢關以西雖巢穴尚存而危國以甚卒得曹彬而謀
之問曰顯德開寶兩征太原以當兵力不能克何也帝
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遂決意親征躬擐甲曹曹
彬郭進潘美等為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關禦北狄乃降
繼元平太原保其人民毀其城郭將貽萬世之安也况
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得一日甘心而棄之乎
或謂唐自安史之後河北自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為
唐也哉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據大河
津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

然以身許國不赦澤路卒能號令鎮臣以誅劉稹成一
代韓績也以兵論之河北之銳師固為三鎮而飛揚然
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足以
制彼三鎮矣今又并太原而棄之古未有也太原唐重
兵之地今棄之矣而青州盜賊久熾未必於唐重兵之
也邠寧之兵彫殘於近歲未易並言唐之宣武是謂今
之汴州祖宗以重兵威天下百餘倍於唐代之兵也太
宗時張洎為能言京師之兵制出於秦漢上豈特與唐室論也
尹源又能言京師兵制出於秦漢上豈特與唐室論也
後來宜不復開口措意於斯也奈何初變更於王安石
卒殲盡於童貫天下之勢墊矣惟陛下念之天下萬方
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之形勢臣愚畧陳之矣臣前所
謂無名而賜之者請復言之大凡王者憐諱一頓一咲

不易以假人不知比之三鎮於一頓一咲孰重輕哉謂
此小醜為功則隋唐因突厥以有天下郭子儀嘗以回
紇南蠻大人之兵而興復中國矣安得人賜之田哉惟
石塘父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弱燕以委契丹而
趙魏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遐陬荒絕疆場不
相接未嘗一日中國之師也亦未嘗一日聞中國雷霆
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聞渤海者高麗之別種也
女貞者渤海之別種也高麗臣事契丹而女貞因高麗
以臣事契丹者在祖宗時常因高麗入貢而困於契
丹之三柵求救於淳化之初也其後國家絕高麗而不
與之通女貞遂自絕於中國逮熙寧初國家復與高麗
通而女貞方狃於契丹不得與也奈何一旦兇謀輕奪
契丹之國出其故君空其貨寶而豺狼之心不能自已

遂敢陸梁於中國耶在祖宗時常來寇我白沙寨掠官馬三匹民一百二十八口遣其貢馬之使在京師遂命執之不得還無幾何渤海入貢而渤海之酋為謝女貞之過遂詔還女貞之使不知今日女貞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誅孰與三馬百人多少在祖宗法令當如何哉議者曰奈其類兵城下何請責之曰唐廣德初突厥自涇州犯長安至於代宗幸陝西而郭子儀帥師則吐蕃望風遁去越三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羗渾二十餘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伐吐蕃而難平豈割土田以奉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時天以小醜警懼陛下增修盛德巖廊之上必有長駕遠馭之術三鎮已復歸于職方氏矣願惟疎遠小臣必待百官班駕之後乃得與昆蟲共慶也然雖臣猶將有所陳者唐杜牧之最善論兵

謂上策莫如自治漢皇甫規善用兵而先零諸羗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為干櫓也規之言也曰力求敏敵不如清明 勤孫吳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程苞於板楯蠻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為師帥程苞之明能者為州郡則三鎮之復為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則邊場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不然尤見於變亂之故猶之治兵也漢路溫舒嘗為宣帝言之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重耳以伯趙王不終諸呂作難而孝文為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禮賢於太賓愛民於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

天下太平繼變亂之後必有累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溫舒於是謂遠不及高帝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觀東方朔之對武帝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不在仁宗乎凡溫舒之稱文帝寔吾仁宗而云耳優而論之仁宗於斯大德加以嚴恭寅畏翼而純矣漢文未必無愧也且文帝在位二十四年逮其晚歲稍感異端孰如仁宗而相王曾李迪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彥博韓琦其在內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勝數稱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遺子孫者呂誨范鎮司馬光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陛下今日繼變亂之後誠能得臣如仁宗時不開邊以玩兵不專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以拒諫則何患乎女貞小醜是謂大有上九自天佑之

吉無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彛倫攸叙之時也儻或不然使梟鳴嘉禾之上蛭螭青池之中如漢幸而有皇甫規張奐為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為相其中則張遜段珪曹節等兇閹為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為將而不幸元載盧杞為相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兇閹為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之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之時也是謂洪範彛倫攸斁之時也嗚乎天下治亂興亡之迹若出一轍也如此其治也既有明君則必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至愚不願國家以將而為相也昔賈誼痛哭於明時不勝其忠也阮籍慟哭於衰時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國之器請為陛下念之臣若所謂大有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乃貞乎六五之

君厭乎交如威如之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下是謂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順人信之助吉無不利也大有之君於是乎過惡揚善順天休命也如其惡者不過則善無自而揚何以為大有之休也耶大有一變而為乾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剛健繼之中正歸之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乎治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九

靖康中帙十四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六日壬子盡十八日甲寅

十六日壬子楊時上書論三鎮利害臣竊自漢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觀祖宗之時者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賊臣要功為國生事與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虜騎逼城備禦無素甲詞厚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為盟好則非經遠計也臣固嘗論之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竊慮無有紀莖破大名安城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于秦郝謂趙王曰秦之攻王倦而歸也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

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和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見虜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兵忍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康王初與之曰及河而返今挾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也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復以重兵擁其後其勢必得所欲者若獨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為壯上也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

而莫惜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算不一屢行而屢反則士氣必惰欲其成功難矣昔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有成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無感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封氏紀年曰夫三鎮者趙韓魏晉之地是也其為要害久矣今一旦舉而與之中國何以奠居三鎮夫一宜其長驅而至我不能枝梧也况三者俱失乎杜牧有言曰以天下觀河北猶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又曰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由此觀之三鎮何可安棄乎明年太原遂陷京城失守天下土崩可勝歎哉

郭藥師以兵至磁州取寄收銀三十萬兩 初郭藥師為我知燕山府也乞支降贍軍錢朝廷以銀三十萬兩畀

之至磁州軍資庫金人自京城講和而歸也到河北邏得州堠逋發視之乃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發往磁州令封樁此銀不得支用藥師得之遂以兵至磁州乃索此銀曰朝廷發往燕山應副我用者知磁州趙將之辭以為無藥師出逋牒示之將之不能隱藥師聲言不得銀則攻城取銀將之懼以銀與之師乃退

粘罕兵據太行山瞰河津朝廷大駭乃命神師道姚古出河東河北

神師道加太尉河東河北宣撫使駐軍滑州 門下敵王愾而有功既保干城之衛飭國典以行賞敢忘擊鼓之恩載惟元帥之謀允賴武人之後誕楊褒律敷告治朝檢校少師鎮洮軍節度使河北宣諭使河南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四百戶實封一千三百戶神師道節闕一副

方體

闕一字

莊重勇有文畧深而寡言義匪辭難奪不顧

身而敢往慮無遺策度能制命以有成嘗入處於樞庭比出提於戎乘醜虜開風而潛遁邊鎮傳檄而自堅然居安慮危宜預圖於閒暇而有備無患庶永保於泰寧載疇興頌之公俾專朔部之寄肆頒寵數昭示眷懷是用冠袂右階其處掌武之後張威外閫具膺宣慰之榮衍以爰田陪之圭賦於戲克國自許蓋無踰于老臣陳平見知遂盡護于諸將朕思有常德以立武事爾其除戎器以戒不虞俾胡馬莫窺于長城而烽火自滅于幽障往若予訓益壯乃猷可太尉鎮洮軍節度使河北宣撫使加食邑五百戶 初粘罕既破忻代折可求以麟府兵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金人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適平陽府義勝軍敗城叛去攻威勝軍

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至是澤州言粘罕次高平朝廷命通判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車之險种師道為河北宣諭使以駐滑又議以姚古援太原以种師道援中山河間諸郡

姚古加檢校少師河東路制置使摠兵以援太原种師中河北路制置使摠兵以援太原中山河間諸郡初金人犯關种師中以秦鳳路經畧使率兵來勤王金人已退朝廷雖以虜深入不擊為失策然不敢決策出戰乃除姚古种師中制置使副凡行移文字出于樞密院者則迫令破賊出于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莫之適從古師中患之朝廷以詹部郎中黃錡隨軍應副錢糧錡與河北都轉運使張慤至磁州問寄銀三十萬銀兩何在知州趙將之荅曰郭藥師自京城回軍駐軍城下却執轉運

使牒取之矣慤欲斬將之錡勸免之

京都榜示鋪戶依舊開鋪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牒云契勘金人已過黃河中外民心以漸安貼訪聞在京金銀物帛質庫鋪戶尚懷疑惑未肯依舊開鋪阻妨商旅交易須至出榜各令復業開鋪

李綱遣人上太上皇起居表臣言戎路履險固陪扈從之勤戎師指期行^著至蕩攘之效敢具陳其悃幅輒躬問於起居謝伏念臣奮自單平驟膺獎擢屬羯胡之入寇連叛將以俱來曾是微才猥當任責臣于正月四日兵部侍郎蒙恩除尚書右丞奉聖旨差克行營使既預聞於機政仍兼摠于兵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遣崔浩之破毛國練兵選將^外至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陴密為堅壁之計器械甚設樓櫓畢施於七日夜攻雲澤門次攻

通天安恭等門縛筏渡河持弓障弩兩兵分集難越高
墉雲梯已登悉皆摧裂遂歛衆以却退因遣使以請和
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復更定於誓
言捐帑藏之貨財遣信使而闕虜歸待命兵戢有時
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前使以為聞臣謹
張屋軍容申飭守備提軍身入知黠虜之無謀募兵鼎
來喜王師之益衆士民生氣宗社必安恭惟道君皇帝
睿知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
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實通于穹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
默養體晏閑從容吳越之粵區觀覽江山之勝境俛四
方之無侮表二聖之重歡誓竭駕軀少伸毫髮鳴鸞禹
穴遙瞻方外之遊問寢龍樓行承天下之養上上皇劄
子臣聞中國夷狄相為盛衰非徒人為殆亦天數一昨

金賊緣郭藥師叛既陷燕山浸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
藩籬之固牧守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将持兵望風先
潰大河解凍乘桴競浮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于
魏闕以正月初七日迫都城劫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
火船鈇騎攻西水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
率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
迨晚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枣門一帶犬羊之衆蜂屯蟻
附渡濠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砂晝昏
人心震驚宗社急危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弓弩手救
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敢死士焚蕪雲梯殺獲首領
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兵乘械以強弩射之往往沒
溺汴河障水令歸城水勢漲溢自知及午賊兵方退却
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壯

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靈之故務全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輅于曠古變鵠鷄為好音化虎狼為善類不愛金幣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賊方退舍俟犒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虜蠲減所湏之數果於斯退夫復何言萬一有跋扈之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共憤天心助之洪惟道君太上皇帝祇適神考以武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克禪舜天下稱其高翠華南幸臣拘以職守不敢負羈紲以從報難之秋冒處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鑾輿天心已明殞首何悔謹錄奏聞謹奏

國子司業黃哲請失職之罪 朝散大夫國子司業黃哲

唐情難窮 尤宜預防臣 見修具守 禦之備訓 練出戰之師 使

奏臣等伏見二月五日有太學諸生伏闕上書致令兵民乘勢作鬧上煩聖訓丁寧臣等職司教導不能表率諸生雖前後屢行約束尚敢違戾難以備員學官見今待罪伏望特賜黜責儆戒旨奉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學官何為自黜乃爾待罪可速安職仍曉諭諸生 初蔡懋李稅喻太學長貳屏出伏闕上書人等諸生以布衣之士敢劫持天子既而被黜往往欲拂袖者甚眾聞者莫不銜憤扼腕故黃哲待罪而有是指揮

吳敏劄子雪李邦彥罪狀 劄子曰二月初五日太學生上書聚眾既多遂搥破登聞鼓又云軍無忠義之心咸幸禍亂之變又言昔高歡在魏見禁軍焚領兵張彝宅朝廷畏其亂而不敢治歡遂散家財結士卒伯山東由

此觀之國家不能修政刑者姦人窺伺之資也古語曰
投鼠忌器况天子相乎李邦彥等諫上皇罷不急之費
又援立聖上朝廷遣李鄴等往使大金終賴其力但邦
彥為人畏讎大過緩於事機及罷綱帥道遂有百姓指
目蔡京王黼用事不值此變而遭此豈非不幸又云願
陛下下明詔解衆惑使邦彥之為人稍白於天下然後
復起邦彥還其相位論者於是謂敏為邦彥黨矣
十七日癸丑神帥道免宣撫使赴朝參五日一赴簽書院
先是朝廷差神帥道充河北宣撫使駐軍滑州又奏
乞朝廷召天下軍馬屯駐大河防秋朝廷初允其請行
遣未旬日宰臣言萬一賊兵不至則費用甚大遂已其
請帥道既知言之不從奏以被疾其免宣撫事朝廷遂
如其請令赴朝參無時入奏五日一赴院簽書

十八日甲寅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致
仕河南府居住 侍御史孫覲等上言伏見金人深
入三輔振擾陛下摠攬之初坐席未暖分遣使臣捐棄
金帛以為先戎之計中外之憤疾心痛首以為速禍之
人未即誅殛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蔡京四任宰
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明建蠹國害民之政而
祖宗法度廢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為窮奢極侈
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懷封駁
之法寘典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羣小充滿要
途禁錮忠良悉為朋黨交通勢御竊弄威柄鬻官爵
貨賂公行盜用庫金姦賍狼籍閨門混濁父子詬爭廝
役官為橫行媵妾封至大國欺君罔上挾數任積書傳
所記老姦巨惡未有如京此者太上皇屢因人言灼見

姦狀凡四罷免而近幸小人相為唇齒失所憑依營護擁蔽既去復用而京偃然自謂羽翼已成根株盤固不可搖動凶焰益肆復出為惡倡導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報復睚眦怨氣克塞上干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携離上下解體於是狄人乘虛鼓行如蹈無人之境矣陛下赫然奮乾剛敗斥用事者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况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鉄幘為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而大臣固爭待他日之釁王黼當國循習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之誤國固不容誅而結造邊患父子相為終始與黼均為罪首公議籍籍不決未可以已也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孫為三公者二人親執政

者三人登禁從者七慮十數名園甲第僭擬宮省袍帶之寵下逮童稚犬吠非主尚懷糟糠之恩顧京所蒙何以論報不圖邊報遽上而京盡室數百輩治舟楫擁輕賫一夕適去君父惻然坐園城中無一人有同患難者掉尾不顧曾犬豕之不如原其用心使京尚在相位安知其不開邊賣國如馮道輩乎宰相非其人果為天下害遂使中國空虚狄人侵侮無所不至而京猶喜為姦言嫁怨飾非獨使上皇負謗于天下眾論不容尤在于此伏望、陛下睿斷初使追還早賜竄殛稍正京父子誤國滔天之罪以慰宗廟社稷之靈以雪上皇晦昧之謗少舒四海生民忿懣戚戚不足之氣不勝幸甚取進止奉聖旨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致仕

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 臣寮上言臣伏覩臣寮累有章疏論列童貫罪惡法在誅夷陛下仁慈過厚止從竄斥者臣伏念法者天下之公也王者能任法而不任情則天下信而服之如其威不能克愛縱姦貸惡以撓天下之心天下之人將群起而議之亂臣賊子亦無所顧忌矣按童貫刑餘臭類本庸奴耳釋掃除之役職征伐之事浸緣恩倖竊據兵權幾十餘年出則為宣撫而受制樞密入則領樞密而外兼行宣撫跋扈不臣隳懷法制師徒死事誣以逃亡故賄贈不及而鬼積怨憤屯戍逃遁許其改刺故紀律不嚴而人易潰散詐為首級則不憚於殺平人廣占儲糧則不難于張虛數賞罰出於私意威福至于下移銖銖計之罪不勝言臣姑數其大者首唱交結金人共滅契丹兆禍諸寇其罪一也

盧溝之役望風奔潰覆師殺將其罪二也金人點集邊吏來告貫不以聞其罪三也傳教邊城不令出戰致金人逐突遽至京師其罪四也出師河東聞賊南來不為抗拒之計夙夜逃歸其罪五也至上皇南巡貫乃自名扈從未嘗奏稟擁兵遽去其罪六也陰募死士創置勝捷軍額厚其資糧環列私第其罪七也堅甲利兵充滿其家製造之工尚方弗及其罪八也城外陰藏器甲糗糧金人實獲資助馬忠提勤王之師西來尚頗收其贏餘不知童貫蓄此以待金人乎抑將有所用之其罪九也服食之侈上擬乘輿嬪御之盛潛規宮禁其罪十也有十大罪彰彰如此宰執依違無所啟白陛下復含容隱忍不早正明刑使之身首異處獨不念金人南侵死亡係虜亡慮二十萬之冤禍自誰兆乎伏望斷之行之

少釋四海冤憤之氣又上言臣等伏見比歲以來闖人用事竊弄國柄典掌機密挑發兵端結成邊患於是金人以數萬騎直掠京闕宗社之危殆若綴旒、陛下赫然竄斥大臣王黼等以謝天下而眾議不厭以為首難之人實始童貫臣等按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贖之而誤國之大者尚可數也貫自陝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罔上為術虛立城砦妄奏邊捷以為己功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問遺鬻官爵趨躐除授紊亂常制有自選調不由薦舉而輒改官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遽處防團者有放廢田里不應甄收而權登侍從者姦賍小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盜取官錢苞苴公行門戶如市金幣寶玉充牣如山私家所藏多於府庫此貫之罪一也戰士之徒冒犯矢石傷者有金帛

之賜死者有褒贈之恩自貫用事一切廢革戰傷之卒秋毫無所得而歿者又誣以逃亡之罪乾沒軍賞悉充私藏比至師還庖人廐卒守舍掃除之類冒功奏賞有剛致節鉞者貫之罪二也貫又擇陝西之卒以為親兵號曰勝捷方戰征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貫之罪三也自貫為將帥每出內帑金帛以滿軍須掩為己有而嚴立軍期取賞于州縣頭會箕歛不堪民命貪賍不法凶滔勃然臺諫之臣一言議已中以危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貫之罪四也方臘作難攻陷城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貫御眾無法縱為貪暴悉斬平民以效首級於是民之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也貫在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為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

止克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
之人身為三公職在樞省攘貪不已遂封王爵長恩不
悛招權擅命拜免大臣氣焰扇赫威震天下產怨召亂
浸成國難陛下發政之始大明誅賞以觀四方以貫負
此大罪何所逃於天地之間伏望睿照躬發宸斷稍正
滔天之罪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取進止奉聖旨重
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

蔡攸責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臣僚上言臣竊
惟幽薊之役用事大臣敗累朝不渝之盟結二邊無窮
之禍以成朝廷今日之患中外之論咸謂蔡京子攸王
黼童貫均犯大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而投荒之罰獨
加王黼此羣心所以未厭而臣亦不得而已也臣近者
嘗聞言事之臣見疏渠魁蔡京之罪試舉其畧為陛下

言之貫自閻尹喜為禍亂攸憑藉世祿濟以姦回平日
謗君壞國攘法亂常竊弄權柄擅作威福固已不勝誅
矣方王師之北伐也貫為宣撫使攸寔副之提數千萬
之師挫於殘破之虜淹留彌年卒買空城乃以恢定故
驪冒受非常之寵貫以太師封兩國公攸遂入樞密
矣此貫攸之罪同也蕭后納款虜使韓昉見貫攸于軍
中卑辭祈哀願損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
昉使去昉大呼于庭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我有
而國用民力從而匱竭矣此又攸貫之罪同也蔡京專
政貫則興結邊隙首引趙良嗣用之於本朝迨金人結
好攸則招納叛羌更覆賞國締怨結禍使狄人因以藉
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入塞
貫實促之攸見邊報警急貫逃遁以還慢不經意玩兵

縱敵以至於此此又攸貫之罪同也迨陛下踐祚之初狄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携持金帛舳舻相銜盡室遠去使聖主獨處危城中曾無同國休戚之意此又攸貫之罪同也臣願陛下奮揚威斷察其誤國罔上之罪天下之所共棄并檢會前日論列蔡京章奏早正典刑以為萬世賊臣之戒伏候勅旨奉聖旨蔡攸責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攸劄子承通到告命伏蒙聖慈降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祇受即時解行宮使職訖臣輒有縷縷之私仰陳聰聽伏念臣屬以誤國無狀禦邊失機因致煩言遂誘司敗重蒙聖造委曲保全又降親詔令臣專一扈從太上還闕臣已在廢逐猶叨器使仰體德意敢不遵承今來太上回鑿既渡大江絕淮沂汴徒御所至安行無虞兼

今已過宿州前去京闕不遠奉迎使副並至行宮臣罪戾之餘正宜退伏田里偷生者已不當更預扈從之列欲望聖慈俯察危衷許臣依已降責命任便居住重念臣父京近貶西京年老陸行衝冒感疾如蒙矜允臣欲前去省侍以全子職臣不勝迫切祈天俟命之至進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三十九

十一

藝文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

靖康中帙十五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甲寅盡二十二日戊午

十八日甲寅聶山論伏闕劄子 臣聞前日蔡懋李稅諭與大學長貳令屏去伏闕上書陳東等諸生聞之莫不怨忿一學多士咸欲拂袖出學今日又聞稅令根治諸生再伏闕百姓欲置于法臣聞之不勝惶駭仰惟陛下睿智之資君臨萬邦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憤乘隙相聚賊殺內侍指罵姦黨蓋恃陛下仁聖必能與百姓雪去怨氣而懋稅之徒恨其罵已而佐李綱驟欲除去根株又稅宣言為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有李綱故舊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心歸怨陛下自此士民思亂恐無已時蓋士民上書不約而從之者數千萬人其言皆平

昔公議乃陛下所急欲聞而姦臣所甚惡也豈有不稟
 上旨敢令開封快其私意願陛下訪聞行下速賜止絕
 庶幾忠義之士不怨憤姦人之手而忠言讜論日聞于
 九重實宗社萬世之幸也取進止奉聖旨亟令改正
 靖康錄曰初士庶伏闕上書上為感動詔嘉忠義然朝
 廷大臣惟邦彥稍自咎其餘如稅懋時雍革不畏公論
 反以士庶為敵讐觀其揚言曰彼時非糾率眾庶脅天
 子者乎又曰若是則政出布衣不在天子矣何讒賊之
 深而愈不職也使無識之徒借聽是言則伏闕之士誠
 作亂耳非獻忠也且朝廷輔佐得人措天下以安四夷
 左袵咸保萬姓和悅庶人既無得而謗議士方詠歌之
 不暇尚安有伏闕者今上皇播遷新君即政夷狄加兵
 魏闕圖我宗社存亡之勢一障隔耳大臣有自私之蔽

姦臣佑賣國之功羣小漏機而喪師正人擠排不用朝
 廷之大無一人為吾君言之故士庶伏闕獻忠論列宰
 相之非求用社稷之臣期於得請乃其時尔安得此言
 轉播人耳故吳敏雖于今心旅猶敷奏縷陳多至數百
 言榜之通衢以明邦彥無罪亦頗出正論布衣魏孝友
 大學正吳若上書辨論其失敏安得無失焉敏既失稅
 懋乃論太學長貳黃哲黃唐傳令屏斥伏闕上書人長
 貳皇恐待罪尋得旨反有乃是忠義所激之語遂寢稅
 又呼時雍令根治學生伏闕百姓欲置于法戶部尚書
 聶山懼織羅之獄興而忠義之士厄乃密以聞上曰士
 民以積年不舒之怨憤承隙相拉賊殺內臣抵罵姦黨
 盖時陛下仁聖必能為百姓雪其怨氣而稅懋時雍惡
 其罵已而佐綱輒欲痛鋤其根株又稅宣言曰伏闕之

士其間有綱故舊必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民歸怨
 陛下况士庶上書其言皆出於平昔之公論乃陛下所
 急聞而姦臣之所甚惡也豈可不稟上旨自令開封快
 其私忿願速止絕幾忠義之人不死姦臣之手忠言謹
 論日聞九重宗廟社稷萬世之幸諸生得以保全首領
 山之力也然開封三衙尤榜大學門榜曰准殿前司牒
 准內降御寔批朝
 廷方大開言路之時應文武臣下士姓秀才等宜以忠
 嘉之言言建陳當用納親覽于其可否一一施行然
 有似此伏閣上書為名者意在作亂之人仰三衙立便
 收從當行軍法奉御筆付王宗選等出榜如有似此之
 人新託託適有學官吳若上書得罪長貳迎合其意乃斥
 奏聞
 陳東一學為之闕然既朝廷即與改正又命聶山傳宣
 俾士安于學開封三衙揭示文榜亦即褫去盛裁上以
 一士之去就於國重輕不暫置于懷雖古明哲亦以何
 加然士方忻聖訓嘉獎墨猶未乾而姦臣輒欲置于法

雖身不罹禍而豺狼尚在故望望然咸欲去恐不免也
 蓋君子孤立小人朋邪號令混淆是非紛亂人君難於
 聽察莫甚於此時也襪於徐處仁忠亮清敏屬天下望
 久矣近方以中書起之猶未厭士論而言章三上以嘗
 為蔡京門人當不可用矣京相上皇二十年今廷中諸
 臣孰非京引薦者若以是為嫌投置多矣朝廷取人賢
 者用之不賢者去之于今旁求天下如處仁之賢有幾
 處仁而不用誰復可用問其諫官者誰其邦彥締交謝
 克家也君子小人趨冰炭之不相入然信
 秀水閑居錄論士民伏闕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金虜
 至都城軍于城西十餘里既稱和議十一月今上以康
 邸故相張邦昌副之出寓虜營右丞李綱為親征行營
 使聚兵欲戰二月朔遣將官姚平仲等夜劫虜營不捷

次日綱罷政五日太學生陳東率其徒數十人拜伏端門之下獻書丐留綱且有人喝言道路曰綱罷勇入城矣軍民稍集至午聚萬餘人昇登聞鼓擊破之中使朱拱之出宣問而殺之宰執李邦彥等自禁中歸都省眾詢罵欲毆皆奔避凡殺內臣三十餘人亦劫數十家六日以綱知樞密院副樞耿南仲奏言率眾詣闕者乃綱輩數人使令宣下御史府根治不從虜既退大遣兵十餘萬援太原以綱為宣撫使固辭不行至以告身納榻前上怒甚事叵測簽書密院許翰與綱皆蔡京交黨也翰執政綱頗有力密書杜郵二字以寄綱綱即日承命遷延久之僅能渡河居單懷去太原七百里遙治軍士多失機會大將种師中世家宿將黜其言不潰种師中戰沒國兵自是不能復振矣綱竟罷去虜益無憚再舉

犯闕二聖北狩嗚呼痛哉

諫議大夫唐重論奉迎上皇劄子 恭惟太上臨御二十有六年優遊太平海內無一塵之警比者倉皇南幸踐跡山川冒犯霜露憂勞甚矣陛下天資仁孝發於至誠拳拳思慕之心未嘗頃刻忘今日和議已定王室無虞是宜以天下養也欲乞遣使奉表祇迎法駕涓日脩禮導還京師上以副陛下孝治之誠下以慰在廷百辟之望取進止

又論和議用兵劄子 伏見孽虜敗盟侵犯京邑倉皇之變不測而猖獗之勢難防樓櫓未集遣使涖盟捐金帛割地土飽其貪心以紓一時之急而徐圖萬全之策則前日之和議為便然予之以金帛雖竭四海不足以塞其求予之以土地雖割三鎮亦未必能弭其患豁壑之

欲發乎無厭城下之盟未必可保憑陵近郊劫掠畿甸
 幸今宿將勁兵勤王畢集師律素明軍聲大振則今日
 之用武亦便盟約雖未可保也然我先敗則失信武備
 雖不可弛也然我先用兵則不祥為今日之計莫若堅
 守和議駐兵堅壘觀釁而動使調不先然後為善和議
 之說已既施行用兵之策必有方畧以臣愚料之不過
 檄三鎮使以死扞敵行反間以疑虜心合大兵以斷歸
 路其策莫過於此可用之河外而不可用之城下蓋京
 師天子之居諸夏之本萬舉萬全庶無可虞若一不成
 萬有餘喪此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也如聞疆場之吏告
 賊黨之將至黨或合謀必犯城闕豈可決勝負於一擲
 耶若賊先敗盟不得已而用兵則大將者當礪兵鏖戰
 以敵王愾而保宗廟焉大臣者不可不思所以衛宸極

而護鑾輿唯朝廷之上叶謀而早圖之實天下之幸取
 進止

又論大臣請御筆劄子 臣近嘗論列比年以來大臣擅
 權密請御筆公行姦謀致姦名禍實原於此陛下臨御
 之初當剷除宿弊以杜邪枉之門不可不以是為戒臣
 愚正謂自蔡京秉國政童貫總兵權凡二十年專請御
 筆行其私意上欺人主下欺同列開邊鄙之隙結中國
 之禍以致金人侵犯中都原致寇之因實京貫之罪幸
 賴陛下仁聖感格虜人歸心遣使和議已有退期不意
 交兵城下墮虜計中乃李綱專行營之謀無經遠之畧
 陰結將帥擅興干戈僥倖成功旋致敗衄臣訪聞行營
 司官屬云綱稱自有御筆指揮綱敗必以道責自為謀
 善矣獨不為陛下計乎臣前來面奉聖訓已有御筆指

揮更令申明行下臣知陛下寢御筆之命決矣幸而虜人搜獲姚平仲奏報知興兵之意不出于陛下服我信義不渝前盟且有休兵息民之期不然將臣覆軍謀臣誤國皆歸咎于陛下矣豈可復以口舌辨乎臣恐蒙端一開兵禍連結自是無寧歲矣雖肉食議者之恐不足以謝衆怨伏望陛下正綱罔上誤國之罪為貪功生事之戒庶以塞人之憤嗣今後臣僚輒請御筆併乞陛下察其姦謀嚴加竄謫以為人臣不忠之戒伏望睿斷施行毋貽後患取進止

又論制置使王蕃逃遁劄子 臣伏見王蕃先任戶部侍郎乞往陝西等路募兵禦寇未啓行除延康殿學士充京畿兵馬制置使朝廷謂其陳禦戎之策以是命之寵至渥而任至重矣自寇迫近郊都城戒嚴已踰兩旬畿

甸居民盡被劫掠蕃既不扞禦以衛王室乃擁卒旅護妻孥避寇逃遁為自全之計臣前具來劄子面奏乞根究蕃所在并臺官論列已降指揮令疾速發來赴闕謹按蕃天資險詖公肆誕謾居喪污穢冒哀求仕屢辱吏議按牘具存不忠不孝其罪著聞難以殫舉今者專統制之權乃避賊逃遁以法繩之是叛臣也正誤國之罪肆兩觀之誅尚未足以謝衆怨今赴闕之命朝廷必有以處之矣臣體訪得王蕃部領兵馬約二千餘衆過潁昌前去繼令兵徒劫奪所至搔擾甚於寇賊居民奔逃正月十九日已宿唐州二十日起發不知所之蕃避寇悞國臣知其為叛臣矣若領兵越境臣尚不知蕃之姦謀將何所圖也朝廷雖有指揮令發來赴闕臣竊謂蕃之叛已不臣於陛下矣其可召而至乎伏乞陛下早加

睿斷免貽後患取進止

沈瑄上書李綱乞明賞罰 書曰金人之強能強于苻堅乎中國之弱果弱于東晉乎向使似之尚使為肥上之一戰而今者凡有要求無所不從一切唯命之取何哉欲親王則以親王與之欲都尉則以都尉與之至今欲與宰相以為質則邦昌為少宰而遣主議和而其為大宰者弗去也欲樞密以劃地界則路允迪為費書而往主割地而其為樞密者弗去也何待宰相樞密者厚而親王都尉之薄也以至一走而為大資再往而為兩府張大金之聲勢以脅朝廷則遷給事割并三鎮之地以蹙國勢則除侍郎凡言金人之兵少與用兵之策者皆怒而不聽夫國之所以為國者正是非明賞罰是非不正賞罰不明其能國乎瑄所以宿夜憤憤為國家慮而

不復仕者此也伏望樞密以道事君取天下之真材寔能而用之進君子退小人正是非明賞罰使朝廷清明邊鄙寧靜時和歲豐瑄雖在耿耿中受賜多矣憤激之深言不能盡伏幸裁察瑄至是日 寺尚未行自知言不能用恨用事之臣殊不為社稷宗廟遠圖遂投致仕而歸

開封府出榜止絕內侍家論訴及彈壓百姓 榜云契勘近有兇惡之人遞相唱舉群眾街市毆擊內官及劫奪財物當所躬親擒捕將首惡之人處斬訖自合追賊捉黨盡行依法決配幸遇聖恩務恤百姓出於無知輕犯刑憲特賜赦宥及再下手詔丁寧安恤以經赦恩之人如有內侍陳訴本府更不受理聖旨寬大百姓盡皆體念仁厚之意相率改過自新不得復有煽惑今來尚慮

頑猾之人不能深體仁聖愛民之心尚敢鼓唱羣衆務要作過仰同謀之人速赴本府陳告即時支賞錢二百文特與免罪其有作過之人斬訖聞奏的不容恕

十九日己卯粘罕陷威勝軍知軍詹丕遠被殺粘罕圍太原未下留數萬人守太原而分其半趨京師粘罕自太原而南過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戎過之南朝為無人也戎至威勝軍權軍事李司錄者以軍獻之粘罕忻然駐兵城外而趨隆德府

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榜更不招募効用契勘本司近出榜召誘諸色軍人敢効用等今來金人已退更不招募須至曉示

粘罕陷隆德府以燕人姚璠知府事粘罕自威勝軍趨隆德府隆德無備守臣張確憑城與戰敗二日而破張

確同通判趙伯臻皆被殺粘罕留漢兒姚璠太師守隆德

二十二日戊午粘罕自隆德府南犯澤州界聞其有備不敢逼城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

三朝北盟會編

卷四十一

八

力志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一

靖康中帙十六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戊子盡二十六日壬

戌

二十二日戊午太學生沈長卿上書言伏闕并李邦彥等
書曰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太學生沈長卿謹昧死再
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觀自古天下國家所以敗亂而
不可救者始於人君賞罰之不明也蓋賞罰者人主之
大柄者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欲其
合天下之公心不敢有異議而已舜之舉十六相也天
下之人謂之八元八愷其竄四凶也天下之人謂之禱
杙謂之饕餮夫八元八愷非舜舉之也天下之人共舉
之也禱杙饕餮非舜罰之也天下之人共罰之也聖人

賞罰之柄如此漢唐之末時君世主昏暗不明刑罰之柄如此權臣其所賞者未必有功也所罰者未必有罪也賞罰不明天下解體亂亡隨之如漢之哀平唐之懿僖此數君者未必如桀紂之凶暴酷虐惟其賞罰不公使忠臣義士銜恨而死是以至於滅亡爾恭惟皇命陛下即位之初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當取法于堯舜可也而比頒明詔前後或異若有姦邪罔上之臣乘擾攘之際亂陛下之聰明者臣少負耿介慕劉蕡賈誼之言得事君之節而小仲舒之論緩而不切憤然有意于劉賈臣請為陛下直言而不諱臣聞二月初五日陛下罷李綱右丞太學生陳東等率士數百伏闕上書極言李綱忠義李邦彥姦惡冀陛下聰明睿斷罷邦彥而相李綱以厭天下之論也于時京城百姓羣聚闕廷不約而來

者幾數萬人仰天椎心祈哀請命莫不欲李綱之相邦彥之罷也洎陛下遣使宣諭復綱舊職衆志遂定其後乘時恃衆毆擊內侍蓋緣平居細民受虐之深積怨之久今日戎虜擁衆兵困辱中國奪我玉帛侵我土地非由此曹何以致之故危疑之間發其至痛以至于其茲非人所教而為之也夫舉數萬之衆不煩台而羣聚帝闕若出一家曾無異意者豈陳東一布衣寒士所能驅率哉蓋平日公論如此不勝其忠義憤激之切訴於陛下爾諂諛無知之人阿附邦彥指斥朋黨不問士庶所以伏闕者何心所言天子者何事中外憤駭里巷蕭然鬻舍一空臣始聞之而驚中聞之而疑卒聞之而解以為布衣書生以忠義被戮得與龍逢比干並名書史乃萬世之榮然天子聰明仁聖今日之事當自有以辯之

必不惑於佞也其後司業黃哲等待罪陛下親降聖旨
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
激爾等何為待罪宜速安職曉諭諸生太學之士仰觀
聖訓感激流涕如蒙異恩一謂陛下好賢樂善之誠如
此自今以往天下忠言讜論日聞于九重必不至鉗口
結舌如前日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稱誦未已詔墨未
乾陛下復降御寶以諸生伏闕係赦前已放罪更不根
治今後如或不改復出鼓唱亂朝廷綱紀議以極刑又
觀殿前司曉示備載御寶于上然有以伏闕上書為名
者意在作亂今後如更有似此之人仰三衙收捉並從軍
法令王宗溘斬訖聞奏臣雖至愚心知前日姦邪之人
重以變亂之說惑陛下者是致陛下德音終始反覆之
如是也臣觀察始皇雄才大略英睿之主也一趙高李

斯遂以為上古不足學三代為不足法盡取上古之書
而焚之當時天下之士有復于上者皆以為妖言使御
使按問其罪羣聚而坑之四百六十餘人是忠臣義士
被坑戮之禍遁迹竄伏甘心於隴畝之間不敢以儒自
名其謀實始於高始皇知之而不悟也天下士既以盡
去始皇于是內備宮室外事四夷信惑仙人巡遊不息
恣所欲為而無敢有言其非陵夷至于二世不改始皇
之業遂至大亂輟耕隴上之徒奮臂一呼天下響應禍
在焚書坑儒而已今姦邪之人欲罪伏闕之士而陛下
得此名於後世臣所為捫心痛哭思欲犯顏逆鱗以自
蹈于鼎鑊也夫人君所示天下者賞罰也某人當誅必
明其可誅之罪功罪不明而妄興賞罰使天下歸怨則
謂之暴君可也陛下如以前日之事為可赦不識諸生

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赦乎以後日之犯為可誅不識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誅乎且既名為之忠義則不當罪之于刑法既置之刑法則不當名之以忠義二者不可兩立也陛下前詔既以士人為忠義則後日以犯詔而誅者乃以忠義就刑也為忠義者既不保其守領使不忠不義者陛下將何法以加之乎雖然作福作威人君之大柄則殺士之名臣為陛下過有所惜者萬世之後恐陛下有殺士之名臣恐自此天下四海忠義之士望風股慄且耕且釣不肯為陛下用也臣又聞陛下虛懷側席登用儒臣擢徐處於唐恪等于閑散之地而置之輔佐至于范宗尹朱夢說劉寧止之徒盡蒙收召將以大用是陛下欲盡求天下忠義之士也忠義之士聞詔未起陛下罪言之名聞於天下彼數人者敢自信于

陛下乎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其間姦臣沮抑忠義之士以言獲罪致斥逐者固多矣然未有如今日之詔欲置敢言之士于極刑也而陛下獨何忍為之乎臣聞自古賢人君子未嘗不欲其君用者惟其待之不以禮遇之不以誠是以懷鈿抱槩自甘于海濱幽穴而不出也人君惟盡禮而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猶懼其不至况示以刑威欲致忠賢之士不亦難哉昔燕昭築黃金臺禮郭隗而四方之士莫不奔齊彼區霸者之材非有三王之道德也徒以禮賢下士故天下之士樂為之用臣願陛下念臣之心察臣之言特降聖旨遣改前詔優加褒飾使天下之士不致于解體則陛下可得四海之心建長久之策而享萬世無疆之壽矣臣又觀前日宰相吳敏有為李邦彥辨雪罪狀而

邦彥自布衣時不御名檢放僻邪侈無所不為扶倡優于酒肆逞顏色於庭闈其淫言媒語往往流傳人間有不可聞者其後一時遭_逢旋致顯位而阿諛順旨偷合苟容坐視姦邪之臣開邊致釁曾無一言規救人主此乃持祿養交冒利忘恥之徒耳而敏方且以功狀揭之市朝欺罔文法愚弄天下未有若此吁可恠也且宰相天下之屬望任相不賢則天下之人得以議者昔楊綰為相崔寬為之毀第觀黎幹為之減駟從郭子儀為之徹聲樂當時公卿大臣猶畏憚之如此今邦彥身為宰相而百姓遮道慢罵甚于奴隸疾走省闈掩關自適其為辱亦甚矣臣聞司馬光為相天下兒童走隸亦皆稱頌使邦彥而果賢也則天下之人當自知之當自服之何必因敏言而後明哉就使如敏之言以為邦彥畏慎太

過緩于事機則邦彥亦不過蘇味道盧懷慎之徒耳以輔庸主且猶不可况可以輔佐陛下成中興之主乎臣聞太學之論敏乃蔡京父子上客密交奔走京門漫有年矣而邦彥與敏如左右手也今所以曲為邦彥強辯者正欲植黨自固邦彥去則敏不能以孤立原敏之心本非為朝廷論宰相實為身謀耳向使陛下不能獨斷而信敏之言復用邦彥則姦邪浸貴事必有大于此者誠可謂寒心也臣觀漢之元帝恭謹節儉當時號為賢者之君而諛佞愚弄優柔不斷故孝宣之業少衰而後世敗之蓋人君之患莫大於斯二者願陛下乾剛早決天下之事斷自宸衷勿奪于諛佞勿溺于優柔則萬世之後皆知陛下為賢君矣豈特生靈社稷之幸哉臣為此言臣之友生有為臣言曰子曰上有二親家唯四壁

龔益大學苟為升斗之祿將以養親而為狂直之言上以諫天子下以忤宰相吾謂子無死所矣臣應之曰不然昔陽城為國子司業召諸生誨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僕生平所志在為忠與孝而忠孝不能兩立苟全一節雖死無憾天子仁聖如此而奸邪之人漸以役貴使後世得以輕訾吾君今不言將何以戴天而履地乎雖以此受戮不猶愈于今之生乎是不避斧鉞直書其事上手天聽雖蒙誅戮萬死無悔冒瀆天威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二十四日庚申粘罕過澤州遊騎直至孔寨河晉絳戒嚴二十六日壬戌太學生吳若上書言吳敏李邦彥二月二十六日太學生吳若誠皇誠恐頓首頓首昧死獻言皇帝陛下臣自正月以來數貢封章仰祈天聽不守愚

分出位妄言加之事迫情危辭語抗率雖受誅殛理所宜蒙而待罪三旬威命不至臣知陛下遭艱危之會貪愚者之一得容衆庶之謗議也雖然陛下有求言之名未有用言之實有進賢之志未有用賢之方臣竊惑之臣誠凡愚莫測其志但私念今天下雖號乏材然百官有司識慮之過于臣者何可勝數尋臣前日之所謀實諸衆人之公論以揆始終之事變則陛下誠能令大臣去自私之蔽使踈遠者咸得竭其力叅諸公論擇通知民情者繕守備於內善糾勇計者將使節于外決不至虛張夷狄之勢以恐朝廷愚弄攻守之謀以惑百姓如此之甚亦未必遽欲割地之請上詔祖宗之辱也又况號令混淆是非紛亂名器不慎賞罰無章羣小漏機而喪師姦人賣國而射利遂使兵民發憤排闕以僭誅戮

之朝廷有人寧使至此臣所以敢疑陛下無用言之實無任賢之方者謂是而已前悔何及來者尚可改圖而宰相吳敏方文飾姦言庇邪黨罪以惑陛下臣實駭此臣恐大夫方附吳敏之變莫敢言者臣不顧身為陛下別白言之夫踈賤淺孤陋姓名不達於朝廷莫如臣之鄙者未信而言至于四五不慮後患莫如臣之慙者有一於此豈能赴功名之會今賤退可以歸矣舍微祿耕田丘菽水養親臣之分也而猶徘徊顧戀不能忘言于陛下者豈不以陛下之儉可以積財陛下之仁可以得衆陛下之憂勤可以飭蠱弊陛下之清慎可以遠姦回然則收拾人心訓齊戎旅恢復土疆雪祖宗之大恥不在陛下之時而何時耶聖君難逢志士難合臣實難此且臣考祖宗之澤觀天人之心國家宜未有凌遲之禍

然陛下即位于倉皇日不暇給然黜陟未明紀綱未振軍旅無律財粟無備賊本禍根尚存腰領而腹心之臣如吳敏者反附下罔上則凌遲之形見矣獨在陛下卓然獨斷于此數日之內奮張威福為如何耳則前日擾攘朝廷或有過舉人必怨陛下初臨大政便履難危大且多誤國之餘左右皆苟全之黨陛下不得已循用之自然情弊未去若夫今日已後陛下不可以一洗豺狼大芟蕪穢百姓所以期望於陛下者亦不淺矣陛下如尚姑息舊臣踵蹈前弊是猶漢成帝不能奪王氏之權徒恠天變之多也故自此政有紕繆民必不怨陛下失民心內外解體何以緝理祖宗基業臣願陛下嘗膽知苦深念於此也臣憂憤以來心志未定言不能文其有利害事恭畫如後所貴乙夜之觀簡而易見伏惟陛

下必加察焉一自古人主急于論相而于今尤為急宰相難於稱位而于今尤為難臣竊聞陛下之相張邦昌特因其面折童貫爾夫童貫奴材罪盈惡著面折其短誰不能之而陛下以此相邦昌則論相之術殆踈矣陛下又相吳敏夫張邦昌器識局促畏避保身決不能為陛下整頓頽綱衆人往往能言之臣不暇論至於吳敏才氣必不在張昌邦之下然士論指為蔡攸死黨前日建請上皇遜位乃蔡攸父子鈞深先旨計會吳敏為之吳敏立朝庇其宗禍臣始未以為信及見吳敏救李邦彥劄子則信不疑矣何以言之吳敏稱李邦彥輔佐上皇自前月以來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非徒救李邦彥蔡攸也又言建遣李鄴輩使金軍中終賴其力嗚呼敏謂四海不復有知識之士

敢為此言以欺陛下耶李邦彥登禁從入府城幾年矣攷其進身皆不以正見政出多門紀綱敗壞天怨人怒盜賊繁興而方竭四海之力起燕雲之師曾不能力諫不令而去乃方蔑棄典禮復以妨賢路王黼用事審知不能獨行其志可起復哉蔡攸首出燕雲論功受賞起登三事徐言不便與李邦彥情罪正同以此事君求脫誤國之刑未見其可至于敵兵壓境李邦彥不肯撫率京畿諸郡之民譬曉禍福自冒矢石同致其死以捍長河乃包裹橐囊津送妻子諫陛下為避迹之計不忠不智至此之極而欲以遣李鄴為功良可驚咲臣聞割地取賂金人本謀李鄴不能逆知其情折之以辯拒之以死但望塵設拜以邀其歡輸款露誠以漏其機張皇過當以成其策李邦彥等軟懦亟令鄭望之之徒繼往有

敢損身立異者例抑不遣行初二日之戰李邦彥聞敗而喜故兵民叩闕以申其憤此乃陛下聖德感民民願效死以除國賊以昭祖宗之休而吳敏輒引元魏高歡事以劫羣臣以動陛下是敏將為宰相而杜言路之兆也夫衛士聚黨焚張彞宅怒其私也故高歡知士有離心散財結士今兵民伏闕殺內侍欲毆宰相者欣戴陛下也雖使高歡復生民肯忘祖宗之澤背陛下之聖而後之乎敏以此援李綱种師道亦以過矣且陳氏貸粟高歡散財雖非人臣之所當為然使齊君能脩其政魏氏能撫其民田常高歡適為我用蕭何之得民曷嘗不為漢高之福陛下果以百姓之心為心則因此民怒可以作士氣因此民勇可以振兵威豈但恢復土疆抑可鞭笞夷狄此真中興之祥而吳敏憂之不知權也古今

事固有形同而情異者衛士聚黨奮其私怒誠不當繼前日兵民叩闕第以用忠無術幾召亂耳如其區區之意豈不可憐哉崇寧以來防民之口其潰如此使百姓因忠憤而有極刑者朝廷之人亦有責矣吳敏又引王黼之罪而不及蔡京是黼逐敏而蔡攸召之之故也今日之禍王黼之罪當居蔡京之次童貫之竊兵柄蔡京實繼之王黼持曲從上皇之欲取燕山耳當時王黼能諫則不為宰相臣未知宣和廷臣誰是不肯取宰相者王黼不為則今其無如王黼者乎吳敏能平心用刑立正蔡攸父子之罪民猶未弭其謗如顧私恩廢國法禍未息也且自崇寧以來搢紳非無才智之士例為蔡京父子童貫梁師成王黼所污者舊問若徐處仁者號為勤儉公方然陛下召之而士論已誼其嘗以十事乞留

京矣攷其後來大槩徐處仁固不當以此廢之但士君子立身一敗不為清議所重決不能大有為於危疑之際者昔蘇軾有言君子未論其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誠有是理盡使張商英陳瓘今日立朝所為未必皆是而士民不敢異辭使宣和舊臣秉政在廷所為未必皆非而士民競先興謗陛下以此揆之則圖相之術明矣又况皇上還宮凡為舊臣者皆有主辱臣死之責又有追退首尾之嫌宰執之間措身何地願陛下旁求俊彥天既篤生陛下聖德必不無賢相贊助也一道路藉藉皆言蔡京在上皇時有保護邦本之策陛下不忘其恩欲全宥之且欲用其子孫此正今日禍福之幾不可不深論也蔡京父子濁亂天下為鬼為蜮毀壞祖宗基緒誰不欲食其肉者且其父子兇險而有姦人之

才如復令在朝則正人端士必不為陛下用而輕諂嗜利者附之以進矣如此則民離心于下陛下孤立于上此漢王氏之禍也陛下之居儲貳名位繁於天下聖德聞於天下百姓歸心神明擁護雖有搖奪之變天人不從蔡京豈是忠良但度勢有不可不取異謀爾况蔡京兄弟子孫享國厚祿誠有保護之言不為分外凡為天下者不顧私恩丁公成漢祖者也漢祖斬其以姦也魏徵背唐太祖者也太祖親之知其忠也蔡京父子本窺伺上皇自結免戮之計非特不忠于陛下又不忠于上皇而崇寧之初首進逢迎之言熒惑上皇履霜堅冰終至蒙塵之禍則陛下有義不戴天之讎今陛下將指姦為忠義棄仇不復匹夫且不為之况為天下者乎方危時之能傳位乎陛下自是上皇之英斷祖宗之威靈吳

敏既饗天之力以為已功濫據台鼎蔡京父子又欲倚此全宗亦害天下之公義矣願陛下圖之臣聞人主所以礪世磨鈍者名器賞罰也緩急之際財帛或不足賞刀鋸或不足以徧刑尤當謹守名器以昭勸阻之方崇寧以來金紫飾輿臺公王寵閹官有志之士至以名器為辱陛下即位當手濡濡足以救此風而頃者愈甚奉使如李鄴鄭望之張皇敵勢賣國謀身皆列禁省出使而未有功悉光華榮顯並站樞輔不知朝廷平日養人何所用之一有使令必先賞賜又進士雷觀等上書聞擢館職言善而陛下褒之亦榮於華袞矣館職可輕授哉、祖宗名試館職之法抑可棄乎陛下亦知前日郎官有使狄不屈節虜廷者儒生有應幕血戰塗草野者否使忠魂有知必憤於此等賞矣又康王和戎本無他

策徒以危疑之際毅然請行厄辱受危三旬于外勞則有矣何功之法云今賞兵太重前此無聞他日張邦昌交地而歸又將待之三公耶聖王作事動思可繼陛下誠連康王出入待遇之恩時使領錫之數超於諸王亦足勸矣名器不可輕也臣願陛下密諭康王宰辭此實陛下從而許之君臣兩得其美計之上也干冒天威臣無任昧死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二

靖康中帙十七

起靖康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壬戌盡三月三日已

吳若又以書貽中丞許翰書曰蓋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愛人以姑息必進偷安之言愛人以德必進藥石之論近世公卿挾穿窬售身者多矣既自售其身遂以此望人故稍聞辯別是非者驚為村鄙况肯受人之盡言乎要非卓然特立自拔於流俗之中者未可與藥石之論也竊聞中丞丈昔在禁掖以代言不詭隨獲罪復拜職青瑣以救孫傳被黜氣節如此必能受盡言矣若故願效其區區夫主上新即位強寇犯城社稷震動賴祖宗天地之靈僅免傾覆而承紀

網敗壞之餘人材彫喪之後誤國之黨猶留廟堂賊民之官猶克郡縣國勢委靡風俗陵夷士民顛顛獨望一賢相出輔聖主以直道定國是以公議進人材盡除兇邪大收威柄慎惜名器平用賞刑因民之怒以飭兵順民之欲以施政嘗膽齧指雪上皇遜位之辱而吳敏乃首以姦進附下周上有模倣蔡京之志中丞知之而未言耶抑不悟其心也崇寧以來臺諫皆熟視姦邪蓄縮閉口及其敗露已正典刑而彈章始至故雖有臺職無救於亂獨陳瓘論蔡京於威權之先至今天下稱誦以為知幾中丞平昔自負必不肯居陳下其早察之吳敏逮請上皇遜位遂授門下侍郎之除計其趨操豈復能自振士論喧噪因指蔡攸死黨謂蔡氏父子探上皇旨意令敏投隙為之庶幾敏在朝廷庇其宗禍或果如此

敏特人役也果可在具瞻之位乎然若舊欽吳敏學問尚疑其徐有所處及見救李邦彥劄子則始驚曰敏真謬用其心矣吳敏先言軍人伏闕殺內侍殿宰相懼致高歡窺魏之事此蓋欲以利害動人主而鉗天下之口也次言李邦彥輔佐上皇前歲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非特曲救李邦彥乃救蔡攸也又言建遣李鄴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此蓋敏同主和議自徼其功也卒言異時王黼姦惡而不及蔡京成吳敏王黼逐之蔡攸召之之私也事皆不虛言庶可復昔胡后亂朝魏政不競故衛士以私憤焚殺張曩之家非為國也高歡畜馬積財本有異志因此結士無忌憚之心至如前日軍民殺內侍殿宰相豈聞有私怨乎欣戴主上之德欲除國賊張朝廷之威耳雖使高歡

復生知民之未忘宋也而姦心自沮何窺伺之敢哉吳敏以此劫群下志必有所在矣初上皇之相蔡京也京首立上書朋黨之法竄逐義士由此遂成壅蔽之風前日伏闕之士乃貳拾餘年防民之甚奔潰如此今日聖主即位之初吳敏當陳人心可畏使人主懼然知覆舟馭馬之戒而首用高歡事動之此語一入言路塞矣杜牧賦秦阿房宮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夫軍民敢言如前日乃中興之祥萬一擁之使至於敢怒而已則彼袒臂大呼者豈復於闕下哉某嘗聞上皇時有爭得失執憲度者輒批曰五代跋扈君弱臣強之風故雖有責育之勇者莫敢犯雷霆之怒今使臣下有避高歡之禍則朱雲王章復作亦不肯語闕獻言矣吳敏此言不知宰相之體也凡為宰相者舉措慰天下之望百姓

將以手加額未聞蕭曹邴魏房杜姚宋懼人毆擊於闕庭之下也至于李邦彥在王黼時似有士譽然身居政府知燕雲之事必敗而持祿容身終知親喪遽聞起復果以天下一日不可無李邦彥乎則力諫窮兵自焚之灾稍申棄親事君之義何乃深穴狡免之窟潛為鬼域之謀結蔡攸罷王黼身取宰相而蔡京復出蔡京亂常猶偃然不慚略飾要君之辭終無避責之實其為患失與王黼何殊而欲以罷黼為功是猶蔡京諫取燕雲蔡攸身為統帥父欲免謗於後子欲徼功於前人臣寧愚不識機陷於王黼之黨罪則罪爾至于心知不可意乃饜名首竄妖狐愚弄天下雖有刀鋸豈能盡刑若夫李鄴使虜兒童笑之虛張敵勢震動朝野使大臣膽落兵將氣消坐視一長驅寸草不結且聞貪金邀地虜人本謀

李藪粗有識知自可折之而乃賣謀身與敵為市及韓
離一出喪魄失言鄭望之輩又索高價於本朝輸忠欵
於異域吳敏既在樞府諒無藉口於將來遂借李邦彥
為有益於事機指李藪為有功于國其與范蠡請會稽
之罪勇犯數從止之德識趣亦不等矣若夫王黼姦惡
難逭誅然比蔡京拾無四五童貫之能竊兵柄蔡京實
繼之方童貫之惑上皇圖幽燕豈王黼特欲分奇功取
宰相耳蔡京國者何不死爭耶今吳敏用刑不平公論
未允中丞如謂某言過當則請以吳敏召用人材觀之
葉夢得棄於人倫遽典名郡又當過闕陸藻貪汚有素
起守南門人主新即政之時台用一人四海拭目敏乃
先此二人何哉聞敏與葉夢得深交知其無罪夫百姓
不可家至戶曉夢得之說四海具聞蔡條召之上皇具

以為害風教矣不知吳敏何以白之於天下如曰流俗
謗議不足恤為公議而用之則夢得之私恩歸于吳敏
百姓之謗囂歸於主上之居矣十餘年來竭人膏血破
人骨肉期歛星奔盜賊蠲奮使民父食其子夫賣其妻
四海豈復有願戴之心哉獨以居君上之居春宮仁儉
清修繫天下望至倉卒之變上皇止能傳位遂舍社稷
吳敏不深念此又欲令主上抑人心違公論棄人之望
而不用舍罪之魁而不誅指高歡以動羣臣戒元魏而
防民口萬一使主上結怨於民中興之功不亦難乎某
嘗論上皇大臣皆有主辱臣死之責不當在廷而吳敏
之徒不當作相何則援立之功如周公之於成王霍光
之於昭帝乃當秉政不亂至於今日上皇還宮以就孝
養吳敏等自有退進顧避之嫌羣下易以生間昔房琯

但一為肅宗送寶冊爾身當親任賀蘭進明遂得疑之
瑄雖不長於兵然陳陶斜之禍未必不以上下疑阻而
致敗也昔周武用文王之呂望漢惠用高祖之蕭曹因
心民之心遂成大業至于漢宣帝心疑霍光而亟用魏
相唐太宗欲誅裴寂而親信魏徵用舍之宜固自有理
中丞丈其為國家審思之亦所以忠於吳敏也某又聞
中丞丈與吳敏厚果爾敏不罷中丞不當居職蓋聞蔡
京王黼之相也開封臺論徧至心腹說者曰欲逐則臺
諫為擊之欲罪則開封府為鍛練之此察京王黼所以
權傾天下而上皇不悟也今吳敏不必能至此但中丞
文善自為謀可也中丞丈如無歉于心不避此職亟言
吳敏乃可免謗於天下耳吳若字秀海相州人以上舍
釋褐官修職郎文學優贍議論慷慨娶張邦昌姪女常

勸邦昌諫上皇花石事邦昌不聽乃言於邦昌之妻駭
然曰吳郎風邪何忽如此除大學正上書謂敏之救邦
彥乃是救蔡攸其端可見矣書聞人人傳觀上不欲拂
邦彥吳敏之意故斥吳若與合入差遣既日出城若欣
然而去顧為士林所惜

粘罕過澤州逢奉使路允迪苛言城下誦和已割三鎮乃
還太原粘罕還太原於城外舊城築而居之號曰元帥
府盡陷屬縣運芻粟為久居之計

御史中丞許翰上書論決戰有五利臣伏見金狄退師
以來朝廷措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恃以為安而臣獨
竊終夜不寐方以為憂夫以夷狄之性貪恠無厭而我
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所割
三鎮疾馳三日則突騎犯都飛塵入宮闕矣當此之時

金帛不可復得地土不可復割邊鄙之師不可復召智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變可勝言哉今聞姚誥引兵已次國郊竊謂陛下可一以閩外之事制於將帥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使則用兵不疑臣嘗熟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阮井陘西斷太行內守大河國固無患虜以殘弊將歸之兵力不能復取三鎮故我勝亦利不勝亦利此可決勝一也虜欲既盈將驕卒懈時益暄熟人馬喘汗以我方銳擊其情歸此可決戰二也我衆彼寡以十當一反顧者誅旌踵者斬威令既必則敗弱者奮况旄闕陝百戰之士外誘於金繒而內激於憤恥破賊必矣此可以決戰三也神師道重臣名將今雖老疾智略足恃議者見其木訥若無策畫此蓋不以古口擊賊昔趙括論兵其父奢不能難

也而奢謂恬將必敗趙師宋文帝在江左聞王謨論兵飄飄有伊洛間意及使之將望風奔潰師道自少沉毅蓋其天姿介胄之士矚目難語自古而然未可遂疑况今濟以姚古必能相與立功此可決勝四也陛下仁聖誠動萬姓義感三軍人人思為國死以滌中原之恥而發七廟之憤夫天時易失而人心難收陛下之不乘此利勢後必悔之此可決戰五也今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張虜勢虛惴恐劫苟安目前為患萬世其意亦無他不過謂賊不勝則各歸議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無患明年盛秋胡騎復來則必諉曰國家事狄不至不得歸咎和者姦回自營孰便于此非復有為陛下宗廟社稷長慮却顧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要觀太計如何耳議以姚平仲前日妄動小衄以謂王師不可復用傳

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故願陛下斷之而已
又上書 臣復見王師既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今古蓋
未有疑事成功者何也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
將帥之心不一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避之
此精神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究為和為戰卒
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
高帝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為一代之英雄考其用兵
敗北無數然其志挫而愈勵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于
中此其所以為英雄者也陛下決和議則臣欲陛下取
太史公史記虞卿傳覽其反覆此往古方今之鑑也若
夫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之勢也斷西河地無河東
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汴不可都必謀渡江
南臣聞永嘉渡江能為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

扶危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丘墟遂陷胡貊後世有王
導謝安之才則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
入陵寢取一杯土則將若之何言而至此可為流涕陛
下永念方來之難則今日雖復騷動天下尤不得已何
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為太祖即位未有江南晉蜀
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為不侔矣太祖生長兵間非若
陛下總體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粹非若方今將不素
養兵不素練也虜在掌握縱而不取使之益張若之何
而以太祖為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
決戰議和則臣之所陳可見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虜
不識機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漕運之後有應援
之兵有屯據之要皆當素備不計小却專責成功而後
將帥志一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

遣師以苟行則精銳以止何以取勝凡今為和議苟取目前之事無然亦未可必也臣聞西海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與其為虜則南向作賊死為中原鬼使三鎮之衆發憤怨懟人為寇攘非小變也姑息目前亦未易况又方來之患亦未知稅駕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反曰艱大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以安諸鎮憲宗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振周世宗即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故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者度衆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敗自持其說近神師道為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劫寨之法不用大兵當以擾之

自蹂籍而後可乘又地勢橫入江河中此利誘使戰不利以兵入寇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功在不用老将而用驍將勇不恃謀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而與和復來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後亦不窮追而與虜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功效異者何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強而示之以畏故慮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強受之以和故虜遠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繼敵之患欲為景德之寬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以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年虜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罔不保數年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能矣乞下臣章使有司定議詔曰是事甚大可令三省樞密院議取長策以付諸將

改字金牌 入內侍省狀比因金人入寇截攔通角內
有御前金字牌子竊慮倣倣製造欲將舊法御前劄子
等不得入鋪朱紅金字牌子改用黃漆朱紅字牌子奏
聖旨依奏

誅梁方平 臣寮上言金人犯侵河北梁方平何灌各統
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衄棄河不守淮望風而遁今灌
以重傷死于牖下而方平未正典刑奉聖旨依軍法
初金人在城下梁方平守京師西壁方平命軍士夫無
虛發候賊近則射之百姓以為方平叛率衆數千喧囂
執方平開封府囚之謂方平家藏金人乃入其家資官
司斬首亂者數人乃定至是李綱建議誅方平遂斬于
市 靖康前錄曰是日收梁方平械送開封府治不守
河之罪斬於座橋

二十九日乙丑李邦彥乞將服依奏

二月一日丁卯朔賞功詔書 詔曰朕初歷服遠遭艱難

賴天之靈敵人悔禍永惟士大夫擐甲胄冒矢石捍寇
勤王卒用有就朕甚嘉之夫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堯
舜以不能以化天下朕操威福之柄馭賞罰之權不愛
高爵重賞以待戰士其令有司速具第等第立功將士
之名來上毋以愛憎為高下務在必當庶幾賞不踰時
感勵思奮協圖康功今後非有軍功實有勞績之人外
並無私俸非泛轉官賞賜播告遠通知朕意

二日戊辰詔德安府進士張柄太學士雷觀上書論事可
嘉並與同進士出身補迪功郎除秘書正字 詔詞 朕

初宅正祚務廣聽納庶來直詞之端以滌壅蔽之間雖
布衣之士一言之善亦兼收並不遺然爾等器識

之美術業之富刻牘來上文義燦然肆加哀渥以就官使夫博士師儒職也爾自諸生遂階此選其亦榮矣得之非難持之惟難往祇朕訓以克有終可依前件靖康錄曰上自即位以來葛藟之言封章日不下數十函乙夜觀覽未嘗稍闕有一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行與大臣議論嘗輟食吐哺前席咨訪陟日東宮特從宮中服御器皿與夫府庫之積聞輜重不及百擔而圖書居其半悻悻無文綃之麕几榻無丹漆之飾規為素樸聽政未有月餘間革除弊政凡一百五事收其贏資與其羨卒足食足兵故攘却夷狄而斂不及於天下皆慎乃儉德之所致非矯拂所能為也六賊如王黼梁師成李邦彥譚積或竄或殛至是蔡京父子童貫朱勔又皆正其罪斬方平首戒後之領軍逗遛而歸者何灌遂與方

平等雖死不赦奪官及其子孫超唐恪而為樞密許翰為中丞供職姚古种師道師中為制置使馮澥何鼎陳過庭梅執禮皆彼名徐處仁上心眷眷誅其至虛上宰未除輿論翕然太平之期豈踵可待三月二日太學生雷觀張柄以二月五日上書合旨賜進士及第試觀二子之書論事各得陳東十一而已東已免戮為幸而二子榮遇如此彼使金人不屈而死如察者不聞哀崇盡言極諫忠衛社稷不諛君父不附宰執如吳若者反見斥逐天下事出人意意外舉不可以逆料也

三日己巳太宰張邦昌觀文殿太學士太一宮使門下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風崇舊優賢實重朝廷之體眷予右弼為國良臣用舍雖繫于時始終且為其義誕揚明命敷告治朝光祿大夫大宰兼門下侍郎邦昌智沈

而識精氣博而用遠蚤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政機天下實受其賜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台衡丙吉有聲猶擅邊書之備王商多質有嚴漢相之威念其行李之勤處以真祠之逸陞華祕殿庶尚便於諮詢陪賦爰田用昭宣於物采於戲留侯知足願遺人事之勞南仲將歸毋憚簡書之急其全明哲以保功名可特受觀文殿太學士太一宮使依前光祿大夫加食邑七百戶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三

靖康中帙十八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日己巳盡十六日壬午

中書侍郎徐處仁太宰兼門下侍郎 門下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用方更張於初載盍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馬往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心彊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輕辭宣之方略材全而藏用陋黃霸之功名尚猷黃髮之詢實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周封八百國當謹守於輿圖漢制三千條期盡遵於軌迹欲興聖統無踰近臣庸登左揆之崇兼列東臺之侍並增爵秩昭示寵光於戲多難以興在勉強而行道無為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為毋

負天下之譽可特授通議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

唐恪中書侍郎翰林學士何栗守尚書右丞耿南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梅執禮翰林院學士提舉陳過庭御史中丞簽書樞密院事尚書右丞李棣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靖康前錄曰前此遣使臣追虛中本欲治脫身之罪是日晚金使入城來議和正之人奉使乃令虛中行初至賊營與藥師相視而笑講燕中舊好故也使回欲以兩府指畫地界政府皇恐之甚虛中因此為樞密使再往談說今以次官行乃大學正秦檜借禮部侍郎往河間程瑞借戶部侍郎往真定路允迪往太原沈晦借給事

中賈携書入國虛中還朝不自引咎挾奉使之初洋洋然甚有德色尋以出言之青州當時三鎮割地之詔及晦所賈誓書其間有云虛中辭也

五月辛未王安中賈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臣僚上言臣聞賞罰之大柄人君所以馭羣臣定國是立主威蓋功同賞異則賞不足以示勸罪同罰異則罰不足以示懲昔漢宣帝致中興之盛本於信賞必罰而已自古致治之君未有不由此也謹按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王安中性資姦回善有緣飾任數挾詐力圖進取始以小官附會梁師成而進每懷罔上之心不顧事君之節安中以輔臣當閫外之寄其任可謂重矣而安中內則締交王黼外則求合蔡攸童貫論奏者莫非諛說之言講頌者莫非祥瑞之事至於虜情

變詐朝廷所當關防軍民朝廷所當存撫未嘗有一言及之暨安中還朝坐席未煖戎寇猖獗長驅而來使近畿與河朔之民被刦掠者室廬焚蕩貨財委棄父子骨肉肝腦塗地仰貽陛下宵旰之憂皆安中等公肆誕謾助成邊患之所致也其罪不在梁師成譚稹之下而安中尚以從官領祠宮擁厚貲優游自便使安中自為計不過如此實未厭天下公議臣欲望陛下斷自宸衷明正典刑投竄遠方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取進止三月四日奉聖旨王安中帥燕日久藥師結構叛命並不稽察懷姦庇惡迹狀甚明罪大責輕言章未已速將取旨重行貶竄三月五日奉聖旨王安中責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王蕃瓊州安置

孫覲妄言太學生伏闕事可別與差遣

汪藻上宰執劄子乞迎太上皇還闕 某嘗觀孔子陳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自庶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則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刑於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為家顧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親必與焉古之言孝如舜者亦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歟曰舜烏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于天以治斯人之謂也捨是吾無以為治矣然則徇一切之私害天下之至公欲上安居親下治天下蓋無是理恭惟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

悵然非不知天子仁孝重違上皇之心始順適之而議者謂廟堂殊無一言救止於扶顛持危之計而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之患何代無之政使犯闕為上皇者當痛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耻慰軍民之心為主上者當迎上皇宮中朝夕定有以寬其危疑震擾之念使倉卒南往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期萬一先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為人主能以天下養乎方車駕之出也衣冠皇惑傾國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為名未聞有請於朝而貴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奉頭鼠竄曾無數人在君側為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是謂朝廷尚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師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其比過泗州聞上皇之詔止

勤王之師守臣皇惑莫知所從雖行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知人情觀望不無疑恐計其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籍籍以南幸有為不悅之言所至藩籬雞犬蕭然一空為之寒心者數日至揚州聞有奉迎之詔道路少安旋聞渡江無不失色比得到鎮江官兵日給六千餘緡而小人獻議者繕營室移植花竹構置園池科湏百出矣墨制紛然專易守令遷官錫服略無虛日矣唐恪翁產國師也惑於誥命並行而莫知朝廷矣朱勗漫除其家率歙州縣為乘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屬於道矣昨日又聞行宮指揮須晉王之師以自衛傳者洵洵遂以為江津非給符不渡蘇常數州居行遷徙皆不能其居蓋天下之弊嘗極矣幸天倣戒曠然大變真千載一時也謂當繼此坐薪嘗胆不容更有秋毫之

失自靖康改元所謂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南自絕維新之望矣今敵尚未去郊此何等時而小人既無忌憚如此人何望耶以鎮江行宮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湖之民將見塗炭而東南和糴指揮於擬格民既愁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青谿之役西兵方春以瘁死人人土思其勢必亂上皇豈得高枕而卧耶某以為上皇糠粃天下蹇裳去之蓋既超然萬物之上矣其中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憂過計以羣小在側耳嗚呼小人居平猶無顧藉况自知惡稔天下之所不赦苟紓歲月之死亦何所不至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憂也使廟堂處之于車駕不動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而已小人揣上皇饗晏安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方富于春秋以龍德為隘隱周穆

王瑤池之事以勸其游陳肅宗西南之戒以籍其返挾此為姦駸駸不已而予我劍難一道之言有時而出矣不知何以答之自江以南詔令將壅不行而上皇晨昏之禮缺矣當是之時天下之大惡也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典刑不正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耶方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不之問又可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大變者果安在哉今為之計莫若重為禮以必皇上之歸寧見任宰臣為迎奉上皇使天子率百官東向遣臨於庭退而齋居蔬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必使隨行將士令扈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尚敢牽制則自行宮使以下擇甚者易之彼為姦謀者既去直言日聞則上皇亦不復留矣行宮既復二聖重歡雖上皇亦不復以萬機關

心然閱天下理義多矣大事應稟而後行志同於上命一於下乾坤再造國祚無疆天子之孝孰大於是矣是之不圖異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少加意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李稅鄭望之李鄴落職不處宮祠

李稅鄭望之李鄴落

職宮祠以奉使失爵也

門下侍郎趙野充太上行宮迎奉使 傳信錄曰初道君以正月初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于岸側得般運磚瓦船乘載飢甚於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于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驟乘之至符離之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憇宇文粹中及童貫高球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提兵三千扈從渡

淮以如維揚父老留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行遂如鎮江道君居揚州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城都圍閉止絕東南通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以網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而大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臣於是遣聶山為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留身白上曰此數人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其如明皇何肅宗抱必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顯謫童貫朱勔之屬陛

下降詔蔡攸委令勸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故遣趙野前去迎奉

七日癸酉詣景靈東宮燒香

八日甲戌詣景靈西宮燒香

九日乙亥詣陽德觀凝祥池中太乙宮佑神觀相國寺燒香 戎馬既退躬謝祖宗也令在京寺觀為建齋醮道場追薦陣亡將士被害人民

校書郎陳公輔劄子及乞擇相 臣竊觀國家強虜入寇中外震恐陛下初臨萬機遭此擾攘深軫聖慮公卿大夫誤國至此臣不勝痛憤臣有愚見輒不被死亡之誅上干天聽伏惟陛下少留神焉臣聞憲宗用一裴度而平淮西武宗用一李德裕而平澤潞自古剪除寇難興復治功必至排斥衆議屏除姦邪而信任忠勇有為之

才然後可責成其功也臣自聞邊寇為警夙夜懼危曾詣都堂畧陳守禦之才見任宰相人人皆狐疑不斷牽制其事今既經月條畫措置並未就緒况此數人事上皇累年皆阿諛順旨持祿養交未嘗建明一事裨補聖明致有今日之患蓋平昔無事尚不足恃豈可使之當今日之變乎陛下今日復用之士論民心莫不歎息不惟不足以了今日事他日亦必誤陛下臣謂前日奮不顧身力贊陛下登此寶位必社稷臣固當知之矣胡不且專任委以軍國大事不使衆議移之羣邪沮之使盡其材力以了天下事至於朝士大夫與昔時慷慨論事不畏豪強得罪在外亦不無其人可以錄用但宰相未肯為陛下言之往往引用皆其親黨臣竊惟陛下前日積德東宮謙恭謹畏退託不能乃人子之道今日統御

九有撫臨萬邦乃人君之權固當奮乾之剛繼離之明興大利除大害以上以承祖宗無疆之休下以慰四海生靈之望不宜拘常之論為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為難能也况太上皇剛明勇決一旦改悔知為羣邪所誤痛自罪已陛下誠能慨然有為罷去昔時用事之臣而委任真賢與舉治道是乃奉承太上皇之志也帝王盛德何以加此臣疎賤小臣輒敢言及朝廷大臣冒犯天威自知必死然不敢惜死願有說為夫宰相大臣非其人諫官御史可以言之今侍從皆顧惜名位不敢言也惟臣小官無所顧惜誠知愛國不知謀身所以謂陛下終不得聞宰相大臣之過也宰相大臣不足天子何論定以天下之治哉又况陛下當即位之初以論相擇人為先不可不謹此一舉願陛下斷而行之實天下幸甚

書奏乃罷邦彥孝迪懋以吳敏為少宰出邦彥知鄧州孝迪以資學為醴泉觀使懋以資學為大名尹召徐處仁唐恪於外郡處仁召為中書侍郎恪宣和初為戶部尚書言應奉司之害忤王黼遂落職知滁州復奉宮祠七年召為戶部尚書是歲秋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聞京城被圍兵官處邊願以兵勤王大學生陳東上書乞召恪及徐處仁置諸左右而李邦彥亦薦恪遂召還闕除同知樞密院事

十五年辛巳太上皇詔賜宋暎 詔曰予夙心暴道託神器於嗣聖丕承天命喜無所喻然有恭謝難即燕安舟御東來重煩有司御兵僅滿三千庶事草創固可知也及邊使弛備胡騎犯闕行宮邈在淮泗而都城畫閉閉道深自為念恐貽嗣聖之憂故留浙兵以自衛至於止

糧綱絕通角皆私憂過計空資寇爾緣此三事姦人乘
 間造言緣飾形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劄名敕州縣
 而實及余躬興言及此不覺流涕比緣嗣聖遣宋暎賫
 書至行宮遂得交通父子之情託言委曲坦然明白由
 是兩宮釋然胸中無有芥蒂重惟宗廟再安雖賴大臣
 翊贊之助至若使父子間歡然畧無纖毫憂疑者暎竭
 力為多也傳言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若張仲在周而
 宣王言有成功信乎孝子錫類之効矣暎周旋兩宮庶
 幾古人有足稱者因書其事以賜宋暎

十六日壬午秘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劄子乞擇重臣迎候
 道君皇帝 奏曰恭聞上皇聖駕將還中外欣慶此陛下
 孝誠所感天下之幸也然議者以為上皇左右有懷姦
 之臣創造巧言離間陛下父子咸有疑心臣竊感之仰

惟上皇臨御日久去年冬夷狄侵擾因厭萬機之繁遂
 欲內禪而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諭數四方即大
 寶此為唐睿宗因星變而答天戒太子皇懼入請事體
 稍類豈比明皇帝幸蜀肅宗自即位靈武哉是宜父子
 歡好之情雖千萬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諸事
 進退大臣賞善伐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為念合
 天下公義所以奉承上皇詔旨豈有私意耶雖使姦臣
 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德二十餘年人無間言
 豈一旦易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也上皇於陛下親耶羣
 臣親耶臣謂上皇於陛下也臣恐臣寮未悉此意或因
 道路相傳之語皇惑聖聽致父子間自有所疑此大不
 可也况上皇聰明勇智度量豁達不妨姦邪親以欺惑
 既以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在位時已自

下哀痛之詔追惟已愆引咎興嘆大革弊端蠲除宿害質諸天地不復更易雖禹湯罪已周公改過何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皆遵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恐趙野輩不能委曲陛下感激陳請欲乞更擇重臣節次往前路迺接萬一上皇聖意少有所疑即當懇切備述陛下篤孝之誠一一開具去年詔書與今日奉行之意實無少異至於誅逐姦惡明正典刑乃深憤摩邪誤國致上皇有遜位南幸之事雪君父之恥孝莫大於此也上皇英睿剛決儻詳此意何至有疑哉然後迎奉之禮備加隆盛陛下鑾輿親出近郊后妃嬪御親王貴戚下至公卿百官士庶耆老當皆往迎俾聖意悟前日之去忽遽如彼今日之歸尊榮如此自非陛下堪任付託之重使寇難稍平京師又安庶事修舉人心歡快能若是乎

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自還宮後百凡供奉之物陛下過為儉約上皇務極隆厚著為令式使四方具知陛下處已之薄奉親之厚以勸天下之孝仍乞於人臣中選端直之士有德行學問全忠孝大節者輔贊上皇日侍燕閒開導聖心窮天人性命之真脫然不復以天下事累已畜神斂明清心養氣用保無疆之壽豈不善哉臣聞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陛下貴為天子唯父為尊得事生之禮誠天下之樂不可有加臣愚伏望願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以事其親父子間洞然無纖芥之嫌固足以感動上皇之心而讒邪不及慈愛愈隆則天地百神保佑聖躬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養宗社增休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

哉臣一介微臣非有言責然區區愚衷夙夜不忘愛君
 憂國之心故前後屢以狂言上干天誅今又不避僭越
 之罪妄意議及陛下父子之間臣死有餘責伏惟睿慈
 特賜裁處臣不勝恐懼激切之至先是門下侍郎趙
 野往奉迎而譔人離間兩宮公輔奏此劄子上覽奏感
 動遂除公輔見缺諫官

詔河北三帥固守三縣

詔曰朕承太上皇付託之重即

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
 土地可以紓禍賴宗廟之靈可以守備不缺久迺退師
 而金人屢盟終弗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粘罕深
 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又所過殘破州縣殺
 掠士女朕夙夜追究何痛如之既詔元主和議李邦彥
 奉使許地李稅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已詔种師道姚

古种師中往援三鎮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
 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朕不忍陷與三鎮以媮頃刻之安
 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 遺史曰金
 人犯京師也城下之盟割河北河東三鎮以講和好金
 人退兵至是太原猶堅守不下而河間中山亦為國家
 守朝廷知三鎮人心不願割地且議者謂三鎮之地不
 可割遂令固守乃降是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

卷四十三

七

力志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四

靖康中帙十九

起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癸未盡二十八日甲午

十七日癸未太上皇回鑾次南都李綱出迎并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 傳信錄曰先是太上皇回次南都不進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其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爾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具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而徐處仁等謂余此行是賁育之勇余笑曰古人猶單騎見虜况故君乎上令余賫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道君御幄起居訖升殿

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四方所知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治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一自叙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効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為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善公者余愧對因奏曰臣非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無道之國水不冒浸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止為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自運爾所以聖人

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為然因問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余具以實對復曰賊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以肅邨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為宗社計豈復論此余於是竊歎道君大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既受圍恐為金人所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難時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姦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筆批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

將歸子弟不得不恐懼然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以謂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意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次拱州見迎奉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儀物適至南都士女夾道聳觀得旨早辭訖先還賜酒食茶等二十三日辭再對於幄殿道君出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其辭曰奉

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天大法都天教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書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玉宸君者澤歸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收無取致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大寶於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遐邇歸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兵革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閑寂願天昭覽臣弗敢妄若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職獲罪當大以上祈懇未至當更乞垂除灾咎止及眇躬庶上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國咸寧伏望真慈特賜宥覽臣謹因神宵直日公曹史費臣密表一道上詣神宵玉清三府引進仙曹伏望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以聞道

三朝北盟會編 卷四十一
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沮水不果欲居西路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降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余乃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禦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先行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語奏知上批答曰卿適來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

十八日甲申尚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賊出榜曉諭 勦會高陽關路安撫使陳邁 諱汝申據探報大金約貳萬餘賊馬於中山府北唐河岸北蓋起五六坐橋兒搬運車仗過河北蓋既已有過保州界分之人所有本路即今並無賊馬州郡守禦平安又中山府路安撫使詹度奏三月十八日金人到城下探知城中有備及人心堅

確往往連夜行軍仗及路拔寨北歸廉令王觀察同程瑀到城下云非是不來打城既為兩朝和好不欲違盟我大金人馬與太子郎君懣且須北去也不是怕你本府自圍閉以來不住接戰斬獲數多廉曾殺其四太子都廝棘太王等酋首及城上多張神臂弓矢石等乘間擊射賊人往往畏被不敢輕犯密使人探得賊情大段憂疑至數日必是遁去右竊慮民間尚有疑惑已榜河南北市曉示各令知悉

十九日己酉太上皇后還京師 太上皇后還京師車駕出近郊奉迎

二十二日丙戌太上皇回鑾至南郊

二十三日己丑高世由等守澤州有勞除直龍圖閣通判時鑾除直秘閣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澤州高世由等

守州城使粘罕不敢以兵犯宜加褒賞詔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知澤州高世由特除直龍圖閣通判時彥可直秘閣差遣守城有功人令世由具等保明聞奏奉勅下項朝請大夫權知澤州高世由可直龍圖閣朝奉大夫通判澤州時彥可直秘閣差遣如故勅高由等承平日久戎備浸隳屬胡騎之猖狂悼吾民之犇潰爾等奮於忠義克保孤城相彼經行率多降敵稽考其效敢後表旌服我恩榮終全名節可依前件

二十四日庚寅姚古收復隆德府河東制置姚古狀申省尚書省恭依聖訓分遣將兵前去救援大原已於今月二十四日收復隆德府訖及生擒偽知府姚璠大師通判郝伸少監知縣儲文并知通印記今解送姚璠等赴闕者幼老春秋曰姚古克龍德府初姚古為燕河

路經畧使也鞏州王德有赴功名之心以武勇隸其麾下古為河東路制置使以兵救援大原府也與宣撫幹當公事折彥質相遇懷衛之間未得虜之虛實報古遂稱進武軍已為人所陷沒古乃遣德更探德斬虜首一人持首以還具以虛實報古遂補進武校尉復令德往且戒其必得生口將親詰之德許諾引十六騎疾趨入隆德府生擒偽知府姚璠太師以還古大驚謂曰昔傳介子班超之倫何足以相擬他日功名須遠到古即引衆疾趨復取隆德府擒偽通判郝伸少監偽知縣儲汶并知縣印記解送赴闕上臨軒問姚璠被擒狀璠曰臣為夜叉所獲自是德有夜叉之號范仲熊北記曰姚古別將陳迪擒大金所置知府姚璠以歸手詔諸路選將練兵手詔諸路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

納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預備軍須陝西路諸召募河北訓練保甲盡數團結陝西選擇保甲三萬人分作十軍鼎禮路弓箭弩手揀選六千人一千騎湖南北路峒丁選揀各六千人聽候朝廷指揮河北京東西弓箭社射生戶預行團集仍其的確人數申樞密院

二十五日辛卯李綱自南都回至闕

中山路安撫使詹度河東安撫使張孝純高陽路安撫使陳邁守城有功並除資政殿學士

宇文虛中落職宮祠鄭望之李鄴厥除戶部侍郎并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王孝迪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

二十六日壬辰姚古收復威勝軍 尚書省孔子照會殺

退金賊出榜曉諭河北宣諭使种師道奏昨奉聖訓保守三鎮逐金人出界臣措置催督進兵救援隨機應發

追逐掩擊去後今月十日據种師中申契勘金人兵並已逐出界其中山河間府兩鎮并沿邊諸州軍並平安奏聞事又中山府路安撫使司奏契勘金賊三月三日回途再到本府臣率士卒撓其寨柵賊知難攻遂過唐河迤邐北去今月四日五更保州等處追逃出寨並已過易州城分去訖本路保護僖祖順祖陵寢並無踈虞本路前後接戰又劫寨共八十餘次斬獲及擒賊兵共計八百九十九人及奪到孳畜八千五百五十三頭足口雲梯鵝車洞子器甲旗鼓等一萬七千四十六副件燒奪糧草四十三車每到侵欺布帛等奪回虜去京畿及諸州軍人口五千二百一人一面散起歸業人口不計數目并收到遺下糧解約六七萬石見行盤量奏聞事又河東路制置使姚古狀申恭依聖旨部分遣將兵

前去救援大原三月二十四日已收復隆德府生擒偽知州姚璠通判郝仲知縣儲文二十五日又收復威勝軍了當右竊慮民間尚有疑惑已榜河南北市曉示各令知悉

二十七日癸未李綱自應天府奉迎回乞宮祠 傳信錄曰是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為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都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惑之者疑之也古人之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儻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鉄者則為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

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
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
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
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
退再召對於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
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為李綱結構
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執
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于延和殿實為國事
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
素已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菲才冒處樞輔仰
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
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里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
若此臣安敢復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

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朕所洞知卿不
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因再拜辭上出居啓聖院不復
歸府入劄子求去劄子曰臣聞見危致命臣子之常分
陳力就列古人之格言方艱難之時固當徇國忘軀而
於揣分量才又有不能則止之義輒伸愚懇上瀆天聽
伏念臣賦性顛愚學問荒淺此由庶僚荷陛下異恩擢
在政府自蒙任職夙夜究心外捍疆敵內安衆志上賴
宗廟社稷之靈陛下仁聖所格醜類退師京邑安疆得
檄而三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區區之心志願粗畢
而臣自事變以來夜以繼日無時暫休智術殫於思慮
意氣索於憂虞內度綿薄實難勉強况今朝登老成賢
智並用正論得伸於廟堂德意下洽於海寓自此天下
豪傑忠智之志當連茹而進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之

副陛下嘗讀瞻之意顧如臣者材術既疎心慮憤耗深恐
有誤使令以速罪戾伏望聖慈許罷臣知樞密院事特
除一在外宮觀任便居住則仰荷陛下終始保全之恩
捐軀報國期於異日干冒天威取進止奉御批今封還
卿奏豈可如此更勿少疑不得再有請雖累百章亦當
封還

誅趙良嗣於柳州 鑿察御史胡舜卿劾奏伏見今日構
成邊患幾傾社稷實自歸朝官趙良嗣始今猶居安處
善典刑未正公義不容奉聖旨趙良嗣取旨令廣西路
轉運使李昇之監行刑子孫送吉陽軍編管
二十八日甲午李綱再乞宮祠 第二劄子曰臣適具奏
以備經憂虞思慮憤耗乞罷臣知樞密院事除一在外
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封回所奏章御批訓諭令不

得再請聖意隆厚感戴天恩非臣糜捐所能上報竊念
臣奮自寒苦初無所長遭遇陛下龍飛之初適當艱難
國家多事被獎拔擢得見危致命少效臣節都邑底寧
夷狄遁歸斯皆陛下聖德所致如臣何力之有然有危
疑之迹踈拙寡助力小任大夙夜憂恐自非陛下深察
而保全之寧有今日常願俟賊馬既退三鎮無虞上皇
鑾輿還闕二聖重歡日觀盛事乞身歸休安於田畝乃
其素志適今早進對與大臣議論不合遂詆臣以士庶
伏闕之事疑臣結構至欲御史根治伏乞臣備位樞管
橫遭誣蟻有玷國體寧不動心所以遽上封章實非獲
已雖蒙聖恩委曲宣諭終不自安伏冀哀憐使遂所請
未填溝壑誓當捐軀以圖仰報臣更不敢供職見般出
啓聖院安泊聽候指揮取進止奉御札依已降旨不許

般出啓聖院依舊赴院供職 第三劄子曰臣伏蒙陛
下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在外宮祠特降御札令臣依已
降旨赴院供職仰荷聖恩彌深感戴臣聞難進易退者
君子之風貪位慕祿者人臣之戒臣自庶僚荷陛下特
達之知擢參大政遂長樞庭所以輒受而不敢固辭者
蓋以方時艱難當以自竭雖切冒非據不自知其不可
然於君子難進之義既不能無愧今日戎馬既回國勢
粗定庶幾引退以補前愆至于貪位慕祿則非臣之素
志也况因同廷列對議論偶有不合遂遭詆誣苟包羞
忍耻強顏取容不唯有玷國體然亦將取輕于陛下其
何以協贊張皇之謀折衝萬里故敢仰恃大恩乞身而
退庶幾去就之節上無愧於古人伏望聖慈矜臣區區
非敢沽激特從所請勿使顛躋荷恩無窮沒齒難保見

今已在啓聖院聽候指揮取進止奉御筆可赴院供職不得再有陳請令還卿奏

鑿察御史余應求札子言中人不可預軍事 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為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於多魚夙沙衛殿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為後世深戒者國家連年邊事專委童貫譚稹終為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弭選將擇師固當委任責以成效所遣中人不適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而使之干預軍政非也臣竊見近者河東承受嗣昌奏請畫一乞令日報將兵復聽旨提點賞犒催促報運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昏報承受所則是又預軍政矣雖名承受其實監軍也夫軍政不專於王師而况關於承受則當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

功賞退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乞以隨軍步馬各兩隊防護若裹送勾當抽摘隨行防護則是又踵唐監軍之跡也如此豈有以身赴敵死於行陳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敢專制又慮積日累勞他時為制將自茲始矣臣又觀童貫之初用事也為河西蘭會路承受而已既而為措置邊事又為安撫制置使又為宣撫終之爵郡王職樞筦譚稹之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勾當公事又為淮浙制置末乃為河東宣撫使蓋其由來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為承受預軍政師還有功後或任使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隆盛安和數年之後不復為貫稹者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防微杜漸當辨之于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內治命將帥以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慎守

兵憲無敢侵紊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為亂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竄責以為中人預軍事之戒以示專任將帥之意不勝幸甚奉聖旨王嗣昌奏請畫一指揮更不施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五
靖康中秋二十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
丙申盡四月十六日壬子

三十日丙申蔡京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德安府安置蔡攸前去省侍 太上皇自淮浙回鑾已泝汴過州先是蔡攸已降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已解行宮使又有旨令攸專一扈從道君還闕攸具奏奉迎使副並至行宮臣罪戾之餘宜退伏里田乞依已降責命罷專一扈從事間又差攸行宮副使朝臣慮攸入京城別肆奸心乃上言故有是命 臣寮上言臣等伏見蔡京父於當國日父竊弄威柄敗壞綱紀使朝廷失信於四夷致上皇負謗於天下君民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非一其他元惡巨奸並已竄逐獨京父子尚

遲回近旬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引避欲以扈衛行宮
爲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若攸果入都城則
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臣等坐不
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責施行三月三
十日奉聖旨京攸累有章言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
副使德安府安置攸本合重責爲勸上皇北歸已降授
大中大夫提舉宮觀特依已降旨揮令前去省侍勅呂
刑三千論罪莫先於誣上舜功二十知人實本於去凶
若稽先聖之格言叅酌庶民之公論肆於尤惡敢廢刑
章責授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蔡京以疎
愚不學之資使輕爲果敢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張巧
緣紹述之名公肆劫持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掃蕩無
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誅鋤畧盡竭府庫之儲以供浪費

偷爵祿之權以市私恩黎元憤痛而無復樂生志士隱
憂而至於祈死當上皇之覺悟畏皇天之戒垂屢因衆
惡而斥疎卒以自營而收召乃至交通宮禁黷用邦財
真同妾婦之爲孰異穿窬之恥逮眇冲之臨御屬中外
之艱虞靡知狗國之忠但出全軀之策靖言蠹敗已無
及於噬臍悉舉愆尤殆不勝於擢髮彈章叠至匪朕敢
私謂捨彼豺狼安用狐狸之問而養滋稂莠灼知禾稼
之傷原情本合於殲夷遠佞姑從於屏棄體予恩宥無
怠省狗可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副德安府置四月三日
己亥太上皇至自鎮江府車駕出宜春苑奉迎 太上
皇還自鎮江上出郊奉迎太上皇戴玉並桃冠著銷金
紅道袍服入自宋門都人皆夾道觀之無不欣喜居於
龍德宮耿南仲建議畫屏其左右於是內侍陳思恭蕭

道李宗張見道十人並行屏熱不許入門敢留者斬
六日壬寅車駕詣龍德宮起居靖康遺錄曰上皇每有
手筆付上自稱老拙謂上爲陛下猶時取財物頒賜左
右上令開封尹籍所入龍德宮物數目有得賜者出即
納之於宮

李綱狀奏乞免從駕再入劄子乞宮祠臣伏蒙陛下特
賜中使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雖以連三具劄子乞
在外宮祠及夜來傷風頭目昏眩今來詣駕寧德宮所
有隨班起居從駕難以趨赴伏望聖慈特賜蠲免具狀
聞又第四劄子臣累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奉蒙俞允今
早御藥梁平等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至寧德宮臣不
敢不遵稟聖訓然而臣於進退之義有不得已者方欲
再具劄子上冒天聽伏望聖慈特降御批促令供職仰

荷厚恩非臣殞首所能報稱臣聞匹夫不可奪志區區
之志欲只俟邊境寧靖國勢安定上皇還宮即乞外補
已嘗累具奏知非緣昨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因事輒
發伏望睿慈允許特從所乞雖處田里敢忘大恩臣不
勝祈懇之至謹具四劄子奏知取進止四月一日奉御
批不允仍依累降指揮勿更有請詔卿忠義之志朕所
素知方國家多難實賴共濟不得再有請便赴院供職
詔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甚駭予聞廼者虜在近
郊士庶伏闕一朝倉卒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圖群
此蓋廼人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至故卿不自安殊不
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隔
塞公議已璫還署方今四海所願獲以爲輔佐者多聚
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爲庶幾焉卿其深

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 謝表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宮祠特降親筆手辭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辭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恩詔遽窺雲漢之章既明辨其謗諛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薄感激涕零伏念臣結約亡竒迂愚有素幸逢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於常倫得謗遂生於意外倘非上智曷諒迂愚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於奎畫安危疑之孤跡洗黜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辨博士之譖實由漢帝之明臣不敢仰體眷懷勉安職守脩政事而攘夷狄方日奉於禱謨捐軀命以報國家自邊酬於天道

李綱奏備邊禦敵八事 臣伏以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

浸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即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至再以責前約及今宜飭邊脩武備邊防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謹上條具所以禦守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雖累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于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日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其將士習戰陳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洲與營平相直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

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僅及其半宜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牧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敞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更爲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克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缺馬者大平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灤東拒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固之地而比年已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

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爲頽圯湮塞宜徧行脩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擄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爲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稅以賑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絀走商賈而實塞下使緣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

宗舊制以慰關陝民心

臣寮上言將擅去朝廷人先賜罷以允公議 先是上皇東幸亳州大臣權貴不恤國家難者皆從乞扈駕將家屬從其餘百官家屬去其侍從事尚書而下逃遁者如張權衛仲達何大圭等五十六人故有此論

舉使臣武勇指揮 聖旨在京令監察御史以上在外令監司知州軍及路分鈐轄以上候指揮到限三日於大小使臣內公心選擇曾經邊任或戰陳及有武勇可以統衆出戰之人各舉二員開具歷任脚色保明奏聞即不得泛濫緩急擢用仍不妨別處注授及具一艘文狀申樞密院

十五日辛亥幹離不回燕山

許採陷燕山日記曰先是幹離不陷燕山進京南寇留

蔡靖在燕五月十五日幹離不瞻目自國王郭藥師等自南歸而肅王張邦昌同行士大夫見之有泣下者幹離字來約蔡靖以下官於昊天寺相見遂袖中出本朝所與國書令王芮等讀蔡大學士讀訖幹離字乃謂蔡公以下官曰趙王失信致我南侵却聞少宰甚得人情不然我未由來官人等且安心坐為有少邊事議本定纔候定疊却令與肅王同歸兼亦欲將以金銀令充果費其言頗似婉順良久為蔡公曰大學士有事可以說及靖念南歸幹離字大怒頭面發赤待與你商量此好事都不肯商量却只要歸好與家霜特姑蒙霜特姑棍子敵殺也明日獨遷蔡公一家於皇城眾皆為公危之詰旦余往見侍中劉彥宗曰昨蔡太學見三太子語稍方聞已遷皇城或者恐有不測之禍望侍中與周旋之

彥宗首肯曰少間當言之請無慮余既退又遣人諭及曰但放心決保無虞後聞彥宗入皇城中既出乃往見幹離字又兩日復遷蔡公於高團練宅巡邏呵衛之後昌已在而王雲曹矇亦來坐次甚遠語言不相接幹離字乃謂蔡公曰太學忠臣也但安心將來和議了便可隨肅王過去因自酌酒三盞與蔡公飲之曰名曰過殘厚禮也金人建元帥府設置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節要曰窩里字初寇燕山粘罕初寇河東稱都統府至是改曰元帥府乃劉彥宗之建議也以諳版字極烈斜也馬為都元帥偽皇弟盧保侈賚字極烈粘罕為左副元帥偽皇子窩望字為右副元帥偽皇弟援懶為右監軍偽皇弟間目為左都監

契丹郭律余都為右都監東路之軍幹里字主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虜人呼作東軍西軍東路幹里字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虜人呼東朝廷西朝廷十六日壬子太學生陳東上書辭免恩命及論列蔡京父子書曰臣於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勅一道賜臣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臣不敢叨冒恩命謹以具狀繳申尚書省乞敷奏遣還成命者契勘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合在學生伏闕下上書乞除姦臣蔡京等六賊又於今年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蓋因太上皇南幸申言六賊之姦又於二月初五日再合在學生伏闕下上書乞復用李綱並乞罷李邦彥等是日軍民不期而會不同而至者十萬餘眾扣閣號呼驚動九重論臣之罪自當戮陛下仁聖赦其萬死在臣之

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粗知分義豈敢復萌一毫私心
希朝廷恩賞今來遽被恩命臣恐懼莫知所以伏念臣
所言姦臣蔡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夷狄
侮慢中國上皇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勞北顧之
憂事至如此皆京等所致臣等諸生謂陛下即位之初
當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又况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
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等然後賞
罰明而國威立則在位之臣必能悉心協力助陛下大
有爲於天下誰敢懷姦悞國如京等耶夷狄聞之必望
風遠遁此臣伏闕之本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免李邦
彥等而復留李綱蓋於初四日早間得李綱廢罷而軍
民怨憤恟恟可畏臣等深恐不測之變瞬息竊發料朝
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為陛下言者故尤請亟復

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
遭遇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於社稷大計奮
不顧身為陛下言之豈敢於此僥倖官爵臣謂今日之
所急者退小人進君子脩政事攘夷狄小人未盡退君
子未盡進故政事未甚脩而夷狄未易攘也方今天下
事無大小罔不蠱弊正須振頽起廢事刮磨整齊而後
可柰何欲坐視而不救乎臣知當今之事其大患有二
焉陛下不斷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主威
不立則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公也公
道不行則雖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觀也已臣何
以知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懷私乎蔡京蔡攸尚違典
刑臣以是知之也蔡氏罪惡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天
下之憤自崇寧以來蔡京專權跋扈壞亂大窺伺神器

動搖國本天下共憤之也臺諫官如陳瓘任百雨何昌言江公望等論列京罪章數千百上近日言者備疏蔡氏父子之惡衆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誅強之臣以是知陛下之不斷也臣亦知陛下非不欲強誅其人也所以未能斷然無疑者豈朝廷之上有爲之營救也乎今諸大臣率多蔡氏之黨往往傳會牽合以蔽蔡氏之罪臣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臣謹按蔡京用事每有異心蓋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訴於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門之嚮帝都者素號朝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為退送意謂送者宋也欲為退宋也欲為退宋之讖甚者建四輔以分天子之兵置三衛以弱天子之勢託祝聖而植臨平之山假利民而決興

化之水動皆以不軌致姪悞之告變而繆為心疾受蓋翊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植以妖術附之張大竊議其惡前後言者論之甚詳想章疏俱在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邪也至於復道曲河相通宮禁脅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郡主縣主為帝姬宗姬此其用意猶章章者蓋趙出羸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頃歲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為范蓼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供通備言京嘗有謀事時開封府尹林摠御史中丞余深寔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為掩覆凡文欵及京者必令禁毀京遂幸免其後摠深驟遷宰執皆京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意欲撥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已之言愚弄朝廷幾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楚客之心使其得遂厥志必為王莽無疑幸宗社之福

其志弗遂耳京兄弟被遇三朝崇寧間京為宰相卞為元樞弟兄為將相之樞國朝以來所不許也京之凶焰可畏當時無敢言者京父祖子孫坐享高爵厚祿僥冒恩寵二十餘年義當子子孫孫捐軀報國前日邊報警急適在陛下即位之初不顧警報不勝社稷之虞蔡攸乃與童貫朱勛等盡棄家屬強挾上皇南去使陛下父子隔離晨昏之念日軫聖懷蔡氏父祖子孫不下數十人無一二留者曾有一毫事陛下心乎京既以扈從上皇為名乃獨留拱州已無心於上皇矣臣灼見京留拱州甚不徒然意欲穩坐中間伺兩宮之安危然後自為之地也萬一陛下當時果從群臣之請議決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為賊用京固知夷虜醜類必不能久有中原賊去之後必乘勢據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

以償其素志與其子孫朋黨內外遠近更相應援陛下雖欲力圖收復恐未易也若使上皇渡江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必就其子自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姦計每每如此聞京前日在拱日夕飲晏樂聲不絕比至謫往西都則帶花飲酒徜徉城市偃蹇自若是曾以君父朝廷為意乎陛下謂可不誅之蔡攸之罪尤不可容攸之為人驕淫狠傲在家則無禮於其父在朝則無禮於其君不忠不孝天下嚮聞閨門淫穢復不可道招權怙勢侵亂朝政燕山之役雖起童貫而攸實副之陷沒士馬捐棄金帛不知其數買空城以給朝廷冒取厚賞躡致公卿父領九樞之任前日金賊初起邊臣告急章奏累至攸輒匿之乃於私家收買金寶密自為備在朝廷大臣皆作去計畧無一分捍禦之心直虜寇漸

逼乃始奏聞遂至賊兵衝突造城下道路之言皆謂攸
父子及貫勳等與虜人結為內應欲分我中國而主之
所幸城中姦細數敗自知計弗得行乃挾我上皇倉遽
而去聞上皇為攸等沿路劫持無所不至臣正月三十
日上書正為此也願陛下早發英斷以鋤禍根則在廷
之臣孰不為陛下用如王黼梁師成非無黨與朝廷者
然二人已死後亦灰心雖欲懷私不可得已今朝廷大
臣心懷蔡氏萬事掣肘遂使陛下刑威有所不當蓋京
父子不誅而童貫朱勳亦得幸脫童貫之罪大於梁方
平方平伏誅貫猶未也勳之罪大於李彥彥已死矣勳
當何如蔡京父子之罪大於王黼王黼既不免蔡氏父
子尚可容乎陛下即位已來天下指日以俟京滅今乃
遲遲如此天下失望聞京近到拱洛二郡百姓父老皆

欲毆之今蔡氏父子所在之處萬一有為陛下群起而
誅之以快積年之憤因成變亂陛下雖悔何及蔡氏不
滅則天下之心愈益疑惑終不可解欲望平治其可得
乎夷狄侮慢之患何時而已此皆大臣不恤國計陛下
又不斷自宸衷必殺無赦天下何賴焉臣願陛下處事
勿屈法徇情以局目前當事事思為萬世法正如以臣
上書之故遂欲自布衣加以爵此豈可為萬世法哉願
陛下察臣誠懇追還成命臣獲安義分不勝幸甚臣以
一介輒敢抗辭君命臣罪萬死臣無任瞻仰惶恐待命
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六

靖康中帙二十一

起靖康元年四月十六日
壬子盡二十九日乙丑

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郴州安置蔡攸永州安置 臣寮

上言竊惟國家承祖宗積累之盛比年以來國用匱乏
海內空虛細民愁苦盜賊縱橫金人乘中國無備敢以
數萬騎直犯京闕者蓋相將大臣同惡相濟二十餘年
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威柄於前王黼竊弄威柄於後蔡
京王黼敗壞法度於內童貫蔡攸敗壞法度於外爭權
競利其初雖相為矛盾至於包藏財心害民蠹國則若
合符節前後臣寮累曾論其罪惡臣不復重陳造為亂
階均犯大惡竄殛之刑獨加王黼而蔡京童貫止於善
地安置而已罪同罰異其誰不疑陛下即位之初大明

賞罰以號令天下至於元惡大姦罪狀顯明乃復寬大雖天心降怒務欲保全柰天下憤疾何奈四夷侮笑何若京及貫者不肆諸市朝不投之荒裔誠不足厭天下之意臣愚伏望陛下特加睿斷將蔡京童貫與王黼一等行遣庶使刑罰均平足以爲賊臣之戒奉聖旨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蔡攸責授永州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王孝迪落職宮祠 臣僚上言臣伏覩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罷黜如李邦彥主和議李稅李鄴鄭望之奉使許地是也有索金銀於民間而措置乖方爲國歛怨莫如王孝迪今猶以秘殿峻職出守巨藩臣所未喻也謹按孝迪天資庸陋無一可用爲禮部尚書則禮部之事廢爲吏部尚書則吏部之事廢爲翰林學士則文詞踈謬

取笑四方其不才如此豈宜參預大政以李邦彥姻家驟引爲中書侍郎當國家艱難之際曾無一言之補反索金銀而國人以陛下即位之初遭此變亂皆願效死以濟緩急又豈愛其實貨哉但溫語勸諭無不可者孝迪輒大書巨榜揭於通衢以虜人殺戮劫掠爲詞恐脅士民而不知辱國已甚又趣之大急使之告訐里閭之間無不怨憤所差從官指權貴之間差牒未受降官至人士皆笑其昏妄無所可用一至於此使臨方面民必受害伏望睿斷特賜罷黜仍褫其職名以釋國人怨憤之情奉聖旨落職與宮祠

右諫議大夫楊時論姚古不救太原 臣比聞粘罕三月
中自太原分兵入汾州界至四月復還太原往來二州
之間如在無人之境所經縣鎮焚劫屠戮殆無子遺王

師坐視不救若非己事至四月半賊離汾州還太原統制林郎等四人方至汾州至入城十餘日坐糜廩粟無敢向敵者如姚古節制諸將擁重兵躬自逗遛以軍法從事久未蒙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者惟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進諸將逗遛古實為之地柰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自金人殘滅契丹人人知其必反王安中見禍亂已形覬幸脫歸不復以告蔡靖抗奏而白時中李邦彥蔡攸蔡懋等蒙苟安恬不知恤浸成大患今太原危急如此朝廷當以前事為監不可緩也一失太原則大事去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悉力措置速

不進宜諸將皆無肯用命也臣嘗論姚古逗遛

正姚古逗遛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遴揀有武畧可任者代之福禪尤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稍振使敵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姑用唐故事則盡行削奪使白衣從軍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寇長驅而南益無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幸聽之 林泉野記曰古陝西人為邊將從童貫戰西夏屢有功又從收燕山累官奏奉副總管後為熙河路經累使加節度使金人犯闕率眾勤王圍解加檢校少保河東置制使及虜再圍太原詔諸將解圍古及种師中聞虜兵少不知其詐也於是各率兵數萬約古出河東師中自河北即行四十里赴太原古至威勝軍師中慮古先到成功乃日行八十里虜謀知以輕兵拒險使古不得進以重兵迎師中至榆次

縣相遇大戰師中死之後數日古遇虜於盤陀兵皆潰
 子平仲善騎射從童貫戰西夏城葦勇冠三軍平方臘
 立奇功從种師道入援都城上密令以屯兵七千劫虜
 塞不勝李綱范瓊王師古率兵援之皆敗平仲被殺今
 上即位思其忠勇疑平仲不死詔諸路尋訪發赴行在
 十八日甲寅詔以虎符起兵 詔曰朕初嗣歷服遭時艱
 難犬羊之羣敢肆陵侮侵犯邊境達於京畿賴宗廟社
 稷之靈賢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捍禦而倉卒之
 間輔臣失計割三鎮以賂之天啓朕心屏去姦回決策
 堅守今者重兵尾襲賊騎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
 然而虜情狡獪未有所懲秋高馬肥慮復侵軼非以虎
 符起天下兵控扼邊陲蕩攘群醜則何以震懾狂虜奮
 張國威以定中興之策詔到仰諸路按撫總管鈐轄司

命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填闕額繕治器
 甲儲芻蓄糧預備軍須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而再動
 師旅良非獲已共據大憤以圖休息茲惟其時

徐處仁奏行馬政 徐處仁劄子奏臣聞唐初得突厥馬

二千匹又得隨馬三千於赤岸澤縱之隴右監牧之制
 始領以太僕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各六為祥麟
 鳳苑二廐以繫飼之後又增置飛龍廐於禁中初用太
 僕卿張萬歲領群牧自正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千
 萬六千置八坊於邠岐涇寧間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
 頃募民耕之以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地狹
 又析八監於河西豐曠之野方其時天下以縑易一馬
 自萬歲失職馬政頽廢至開元中王毛仲領閑廐初監
 馬二十四萬匹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陪蒔苜蓿首

猶千九百頃以禦冬市他蓄售絹八萬疋用是觀之馬政得人其利如此今川陝馬綱道路芻秣不時比至京師僅存皮骨給與諸監往往不堪養飼斃殄牢樞所費雖多無補軍政今欲乞令外路軍合請馬兵給級券差官管押親詣陝西見今有馬監據合用數請領其不切養飼致有死損壞嚴行科罪外雖有往返勞費然自此軍人各得善馬可備出戰爲利甚大所有起綱馬至京選大小使臣管押添差人兵嚴立殿最賞罰必行庶幾稍革日前弛慢之弊左右驕驥院官吏及教駿兵級據所管馬死損多少以爲賞罰異馬政漸脩禦戎有備如蒙聖慈允許乞送詳議司檢具各行條制及畫一措置事行下合屬去處疾速施行從之

徐處仁奏乞拘戶絕田土召募鄉兵 徐處仁劄子奏臣

竊惟金賊遠遁邊鄙稍寧正當預講經遠之謀以善其後訓兵積粟今正其時然多屯兵則糧運至難少屯兵則不足禦敵要之二者皆非經遠之長策也臣今欲乞委河北河東京東西安撫提刑按司京畿提刑保申司根括州縣逃移戶絕籍沒應係官田更不出賣召募強壯之人授之田便爲永業各養堪授帶戰馬一匹其頃畝之數課習之法部轄之階級賞格之地並依陝西弓箭手條法無事則服田力稼穡有警則釋耒荷戈藝高強者特與激賞捕盜有功者稍加錄用使競勸樂於征戰以上並召人情願仍許世襲則一二年間可得精兵數萬旣皆土著之人習山川險易且有保護墳墓財產之心遇有警急人自爲戰較之發兵以往萬萬不侔唐朝韓愈云興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此之謂也仍欲乞

將河北等五路給養馬戶下所養之類願依弓箭手計地養馬教習者聽其給頃畝亦依弓箭手若人戶自有田業願養馬習戰者將戶下土依弓箭手所給頃畝免夏秋二稅及諸般科役專委提刑保申司春秋兩次通行點檢課試激賞並如弓箭手法則又可得騎兵數萬要在監司帥守悉力奉行委有積效優加精擢如或更似日前更張虛數僥異賞典及漫不加意州縣當職官及監司並宜重行誅竄以革誕謾之風數年教習既精軍聲必振不惟可省轉餉之役兼可漸成安強之役其利甚博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如蒙允許即乞詳議司檢具合用條法畫一約束事件行下合屬去處疾速施行從之自後亦不見成效

耿南仲門下侍郎

勅為君莫大於知人用人莫先於求

舊置諸左右必惟正直之臣重於典刑蓋願老成之士眷時賢弼進貳東臺肆敷寵章以昭茂烈大中大夫尚書左丞耿南仲清明不撓擴大有容迪德為君子之儒窮經得聖人之旨道適克舜之正言合稷契之忠輔翊青宮久資調護之益參陪巖廟更殫啓沃之誠智侔著龜氣貫金石矧薰門出納之地大政襟喉之司茲疇雋庸用申褒律噫呂望天下之大老蕭何一代之宗臣惟我者英豈愧前哲勉摠所學永底丕平可門下侍郎三十日丙辰幹離不發常勝軍歸本貫至松亭閱盡殺之以郭藥師為燕京留守 幹離不至燕即令常勝軍納馬已而納器甲弓劍其自南歸所部常勝軍三千人行至涿易亦令納器甲至燕山又令納馬立賞以捕之而常勝軍無敢齟齬者四月十八日金人榜市曹去先起

郭相常勝軍皆鐵州人久離鄉土墳壠仰於四月二十日盡歸本處居住常勝軍官千人長百人長等數十人往見幹離不辭其行幹離不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等厚趙皇如何曰趙皇待我等尤厚幹離不曰天祚待汝厚汝及天祚趙皇待汝厚汝反趙皇我無金帛與汝等汝定亦反我我無用汝等於是皆惶悚而退既行遂遣女貞四五千騎以搜檢器用為名於樅亭閑路無問老幼皆梃殺之並取其財物由是常勝軍之起義八千人皆盡而藥師平日所謂爪牙者無類矣又遣人於令徽家搜檢器甲令徽甚惶恐又賜郭藥師姓完顏為燕京留守實不與府事後幹離不留劉彥宗同過山西與粘罕議事繼而藥師並家屬亦往或云拘之泊淀中矣 中興姓氏叛逆傳曰郭藥師契丹將也初邊人

為女貞所攻召募遼東飢民先自宜州募到者謂之前宜營後募到者謂之後宜營如前錦後錦乾顯大營巖州營總謂之怨軍以董小醜羅青漢郭藥師為將令領隊長以統之有八營共二萬八千人董小醜被誅羅青漢率怨君軍作亂遼人遣蕭幹討之藥師內變殺羅青漢就招安蕭幹擢用為統領燕王即位改怨軍為常勝軍藥師累功守金吾衛上將軍守涿州燕王死童貫以大兵駐高陽關藥師囚涿州刺使蕭慶餘先遣團練使趙鶴壽奉表降於貫將精兵八千鐵騎五百并一州四縣皆歸於朝廷加藥師處州觀察使令隸延慶軍為鄉導藥師獻入燕之策延慶從之遣藥師選常勝軍及西兵五千騎同襲燕山藥師遣素隊雜鄉民奪迎門入陣於憫忠寺前遣七將把諸門進兵抵宣和門外遣人諭

蕭太后令早降不從契丹領兵死戰藥師退走獲門下馬步戰又敗乃弃馬與楊可世墮城而下將兵死傷大半契丹四軍大王蕭幹取藥師可世全裝甲馬以示延慶軍恐潰後以平蕭幹功加節度使金人以燕歸朝廷與詹度同知燕山加檢校少保藥師以節鉞欲居詹度之上朝為移詹度河間府藥師以降將為上寵遇錫賞之厚不可殫名或引之入宮禁藥師浸驕識者知必為朝廷憂時人比之安祿山詹度在河間嘗奏曰昨蒙恩即燕竊見郭藥師瞻顧不常輒向懷異蜂目烏喙怙寵恃功兼常勝軍暴掠燕人子女攘奪居舍藥師縱之不復彈壓臣常觀其逆節已萌及尾大之患漸不可長仍乞以閑田授常勝軍計口支糧以便公私皆不蒙施行而藥師凶橫日甚居處服用率用蕃儀仍僭舊酋之禮

如置差遣司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臣竟緣藥師不依御筆官序互相論列尋蒙改命河間自後雖與通書講鄰郡之好然探賸往來之人知藥師必有陰謀所以夙夜守疆密為之備計其利害不在燕山之下今果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興禍不測緣臣素與藥師嫌疑之際固當竭力挫其姦謀更幾速遣援兵庶殄滅以寬聖主北顧之憂詔梁州盧宗原體究未行而聞幹離不犯燕山藥師出兵白河初與之馳逐其將張令徽不戰先走步軍隨逐大敗藥師執安撫使蔡靖轉運使呂頤浩李與權提舉茶鹽沈瑄以燕山府叛降盡以宮禁奢侈中國無備之事告大金導之攻京師將二千騎至濟州先掘橋南以邀王師擁入河者數千直至城下大金用之大金退每用藥師陷河北諸州幹

三朝北盟會編 卷四十六
離不回至燕山知常勝軍反覆下令盡發歸本貫至松
亭關遣女貞數千騎盡梃殺之以藥師為燕京留守又
遣還平州後粘罕以余覩叛疑藥師預謀追至元帥府
獄鞫之既而復獲免藥師家富於財牛馬不知其數奴
婢千人粘罕謂財動人盡奪之囚女貞之城子安國亮
時預南侵之謀亮犯淮上統兵為先鋒亮被弑安國為
亂軍所殺

二十八日甲子廊延路軍馬使黃迪與陝西諸路人馬王
迪等駐軍於汾州東北上賢探騎報金人賊馬見去
三十里下寨是安夜權都統黃迪令造飯擗甲以待見
賊至傳令云不得出兵各守本寨
二十九日乙丑何灌子孫并行竊管姚平仲令立賞捕捉
臣僚上言何灌姚平仲敗事其何灌子孫若行前奪竊

置庶使將帥知逃遁者禍及子孫有以累其心至如姚
平仲恐當差人根捕行差儻或又如往歲藏竄半年以
復用無所懲罰取進止四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何灌子
孫並勒停送唐州竊管姚平仲立賞錢三千貫文告捕
曰白身人補承信郎有官人轉三官

粘罕破黃迪寨諸寨皆被害 是日凌晨粘罕遣甲騎千
餘人自大原路來至黃迪寨竚立移時觀望我壘是時
王師駐於上賢者凡九寨并在此崗上皆相去數里咸
遵黃迪令並不出師金人又有騎兵分九項前來并有
別騎去寨三五里間其元來者甲騎乃趨汾州路去把
我來路其九項賊馬各對一寨駐馬騎久望黃迪寨者
先來逼壘乃遣神臂弓三隊出寨於高阜處上射其賊
馬相射時我矢告盡迪復遣三隊出寨方將半賊馬不

三朝北盟會編 卷四十六
避矢石其直衝門寨棘遂破廸繼而諸寨皆被害其器
甲軍須悉皆委棄官兵市民洎運糧人夫死於賊者無
數餘與奔潰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七
靖康中帙二十二

起靖康元年五月五日
庚午盡二十五日庚寅

五月五日庚午詔勸士民以財穀助軍興 詔曰朕嗣承
丕緒夙夜兢惕思所以撫綏四海惠養元元以為無窮
之計而寇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將起天下之師以振國
威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方積弊之後朕痛自刻勵
罔敢汰侈罷浮冗租給經費其於師旅之用誠未有以
贍也昔漢武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師賴以濟今朕上為
宗廟社稷之重將以定中興之業下以為兆億蒼生之
衆將以圖休息之期此忠臣義士協濟艱難之秋也應
天下士民上戶有能推其財穀贏餘以佐軍興者仰州
縣聽其自願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別項儲蓄專以充兵

募兵養士費具數申樞密院各以名聞朕將等第推恩以爲忠義之勸

八日癸酉河北河東宣撫司乞招兵以備防秋 河北河東宣撫司言河北諸州正兵闕少以禁利物於陝西募遊手惰民充義勇五路各四千人可趨防秋從之仍令尚書省撥降銀絹

蔡攸移潯州安置 臣僚上言臣聞善除惡者如去草之絕根不善除惡者如養之遺患其爲禍福非不較然易見自昔人主有樂失而莫拯者依違牽制坐視不忍決也臣謹按蔡攸大罪有七其小擢髮莫數不復道也以樞密之臣爲俳優鄙賤之事淫言媒語巧發應機怪服異裝排獻笑出入禁闥遊處宮闈冒男女合避之嫌犯君臣至嚴之分闖闕不限堂陛陵夷狄之罪一也盜柄

鬻恩援引死黨父子兄弟自相戈矛伐異黨同門分楚越及京謫衡州有旨令攸隨侍自當聞命就道乃頓跡滎陽積日不發既不順於其君復不孝於親攸之罪二也朋比中官握臂交膝昵比恩私互輸誠款推挽相濟呼吸相助攸之罪三也幽燕之役開釁啟戎以方爭爲恢復以並優爲撫定以營平檀之地捐之金人蜂蝎在懷虎兕出押且公肆誕謾以爲不世偉績疇功之際超取上賞國公帝師一舉而委之偃蹇傲睨居之不疑攸之罪四也金虜渝約詭謀已形藥師背恩逆迹又著師臣將校章疏迭來自去年秋抄中朝士大夫切切私語知禍必至而攸惟握謀臣邊機在手縱使不敏覩形亦悟而秘藏覆匿不告於朝惴惴然惟恐前日罔功冒賞姦迹呈露至使金虜長驅藥師助叛畿甸爲之繹騷兩

路罹其荼毒聖主宵旰生民瘡夷伊誰致之攸之罪五也攸既有必至之禍不告於朝不謀於君上乃且汲汲爲妻孥念其所蓄器皿若金銀首飾之數先自銷鎔爲輓裝計及虜將至捲室而東去襁褓之子苟不愛者悉携以往猶偃然肆言曰得旨扈上皇駕縱便得當時懇告得命亦合留家屬京師與國分憂臣頃在外州見潤州人來云六夫人某日出某寺觀燒香六夫人與詔使侍制詔使脩撰某日過江而去蓋攸之妻與子也回之日實二月二十四日在上皇渡江回鑾之日其避危圖安反覆熟慮直至於夫爲君爲宗廟社稷爲百姓謀其忽如彼爲妻爲子爲婢妾計其審如此人臣不忠復有甚於此者乎攸之罪六也上皇旣傳位陛下則陛下神民之主矣凡戴天履地而爲人者孰不稽首曰吾君

也况身爲輔臣子况前日職在樞機寔本兵柄曰戰曰守此實可之可須臾離乎今外州都監小邑寇縣尉至而遁比之他官罪固加等廟謨兵機所寄先衆而遁其法當何如哉攸之罪七也攸有罪實天下共知不獨微臣言之其前四罪縱付輕罰在祖宗時亦合投荒其後三罪則匿寇秘禍殘我生民恤身謀家忘我宗社蔑君臣之義據大兵之柄自古人臣有此之大惡其可復容於覆燾之間乎若不早行誅殛其如祖宗何其如天下後世何昔唐中宗不誅武三思陷唐室以再亂曾不知一桃之蟲若羽翼復生潛飛深宮大肆吞噬可不戒哉攸之姦猾詭秘公卿大臣有墮計中而不悟度其一二年必有爲游說如許及門旋遂造室厠足有地姦計即行鈎引支黨罔惡共濟蕭牆之禍事出意外是時愴悔

哀痛噬臍何及臣愚欲乞陛下大明典刑以絕後姦如散官安置閒外之類誠不足以塞天下之紛紛取進止五月八日奉聖旨可移潯州安置

九日甲戌种師道中敗於榆次死之河北制置使种師中軍於真定樞密許翰怒其不進下書一日六七至有逗遛玩敵之語且責必解圍太原贖罪師中屯於胡林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間突諸軍以神臂弓射退之師中欲銀賞軍而輜重未到故士心離散初師中約姚古張灝兩軍俱進師中屯於榆次之境而古灝不至甲戌金人婁宿悉兵來攻右軍右軍先潰前軍亦奔師中率麾下死戰自卯至巳所餘終百餘人身被數鎗裹瘡力戰又一時而死年六十八姪沔招魂奉柩至京師上哭於禁中親製祭文云吁嗟虎臣公爾忘身遣內張侍張

實致祭贈嚮德節度使開封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族屬二十人功德院賜名旌忠二子濬潛師中既死朝廷議失律兵將之罪中軍統制官王從道朝服斬於馬行市副統制張師正統制勝健共方屯大名劄下知大名府李彌大斬之衆遂潰後為韓世忠招降者是也封氏紀年曰先是師中被詔以兵裹送大金令歸至大名府復被詔以所統兵救援太原遂自天長登平定軍至壽陽縣凡數百里間未嘗見一金人師中以為金人知師至悉已遁去而我師肆行未嘗被堅執銳五兵之具悉委僉負之將至石坑有報前軍已到石橋至太原止二十里中軍至石坑軍壘未屯有報榆次縣路金人賊馬將至師中曰必金人殘零將歸者令後軍收捉轉刻之間金人大至我兵未措手間賊騎來衝奔潰被傷不

可勝數師中遂歿幸脫兵將十無二三矣 節要曰金人圍太原多於汾潞兩路以拒王師蓋王師時在汾潞也不謂師中由平定土門一日去太原不遠一舍賊衆驚惶謂自天下而師中所失者既不能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薄城而壘與張孝純王稟之軍相爲表裏彼賊以粘罕之徒遠去而王師已到太原必不敢越太原重兵拒汾潞之師也由是汾潞之師自可進至太原則太原之解必矣而師中至是自謂孤軍深入復懷怯懼回趨榆次爲婁宿所大敗死之自賊入寇兩河河北更無一戰河東大小雖有數戰惟孫翊折可求种師中之戰有可以與賊相持勝負之理至於敗也誠可惜之故臣皆有說焉其餘焦安節敗於團栢與景敗於交城楊志敗於孟縣解潛敗於南關范瓊敗

於交城楊志敗於孟縣解潛敗於南關范瓊敗於介林劉韜敗於平定張灞敗於郭柵皆望塵而走或交鋒而退無足紀也 靖康小雅曰公諱師中始幹离不既盟城下擁衆北還詔遣公將精甲三萬尾襲其後賊迄出塞不敢肆暴因令公留屯真定未幾趨公援太原時許翰同知樞密院事昧於兵機以峻文繩公不容頃刻公方欲規畫所宜并待餉饋稍給乃鼓而西翰督責益急公太息曰事之濟天也吾何愛一死不以報國耶乃由土門下井陘至榆次金人先屯兵縣中公遣擊走之遂入縣休士時軍中乏食三日矣戰士日給豆一勺皆有饑色翌日賊遣重兵迎戰招安巨寇楊志爲選鋒首不戰由間道徑歸前軍叅謀官黃友戰沒胡騎四集官軍潰散公獨與親兵小校數百搏戰左右以名馬援公請

俱遁去公諭之曰吾大將也至於此不當求生爾曹亟去無嬰賊鋒公遂力戰而死嗚呼古者聞外之事將軍制之然後可以責以成功趙充國百戰老將猶曰百聞不如一見翰腐儒不知兵多妄意遠度迫公使前不容措畫又以餒餓之軍當猖獗之寇非戰之罪也既不得畫其折衝之路獨有一死以明其忠則公之死也可不爲之大哀耶詩曰虜囓晉陽帝爲旰食欲推其牙乃屬勲力狂生誤國不假頃刻骨無見糧進非乘隙公能死綏以明忠赤休有耿光耀而不息 中興姓氏曰种師中字端儒師道之弟也以世廕嘗歷秦州司戶叅軍授內殿承制環慶路第一副將擢知寧州邠州德順軍環州守環十二年所至皆有治聲除大名府路兵馬鈐轄知賓州後除河東路提舉保申繼爲環慶路馬步軍劄

都總管從破夏人成德軍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房州觀察司使方童貫用薛嗣昌等欲攻燕師中謂貫曰公此行得非以燕事乎貫曰無之師中賀曰幸甚朝廷政事大弊軍律不嚴浙民苦官軍之擾過於方臘方虞蕭牆之禍反用嗣昌之輩而欲僥倖契丹耶貫又曰無之後移師中爲燕山路總管尋以不稱職降御涖州防禦使提舉亳州明道官後起爲環慶路經畧使宣和末加崇信軍承宣使秦鳳路經畧大金犯京率兵來勤王而大金已退師中見上上雖有以虜深入不擊爲失策然不敢決策出戰加河北制置副使凡行移文字出於樞密者則令追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莫之適從師中渡河上疏言粘罕已至澤州以候路克迪到尚須旬日若許臣自刑相間徑取上黨攻其無備破之必

矣朝廷駭焉許翰逼之進兵遂至於敗傳信錄曰粘罕圍太原詔种師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行賞射而行司銀盃祇數千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皆憤怨相與散去師中爲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靖康前錄曰先初二之戰雖平仲輕挑失利然以四千人夜襲其堂堂之陳虜亦緣此稍懼初六日猶以三千鐵騎渡汴河西至廟諱率萬人夾河放神臂弓虜再却而坐射死者六七百人自知勢非前日之比遂決意北歸乃進兵南向識者知其爲遁去之計廟堂諸公方大恐懼又增送金銀繒綵其車相望於道初七日康王歸自賊

營肅王繼往駙馬都尉曹晟侍行初九日幹离不縱火焚其寨初十北去嗟夫种師道之來既不獲設施於城下賊退之日种師中以三萬騎尾其後俟半渡而擊之十一日賊兵去絕此意發兵隨往是夜有旨取种師道節制收兵還京議者罪綱之貪功蠹能而爲此遂使二种重兵遠來不克畧行其智識者爲扼腕賊旣退語於衆曰料南商明量亦須經月方有定議乃置玉帛子女於軍中以諸國兵衛之騎虜之民在左右兵騎爲殿按轡徐行殊無懼色後數日朝廷遣馬忠范瓊防送又數日令种師中以二萬騎輕滑陳兵河上不得輒渡西兵旣遠來而不獲逞衆口喧然种師中擅發三千騎過河繼而得旨盡行至趙而反之密院再追三將兵回河上賊復擄掠所過之邑及被旨許令追襲而賊之輜重已出

境矣三將追至真定賊雖未行吾之大軍復往徃奔馳疲滿之興豈可接戰所以僅能驅追出境非諸將之罪也若於是時就真定搗設降招諸將諭趙并門誰不效死彼廟堂諸公曾不推原功罪貶師中之秩使自效以贖過一如待姚古故此所以取榆次之衄也

奉使王雲回至闕下言金人欲得三鎮罷兵吳敏不從罷雲報使先是朝廷以姚古种師中黃迪敗衄乃遣使王雲入金國至是日雲至闕奏上言金人亦頗厭兵只要三鎮稅租效闕南十縣舊例限半月復到燕山仍要坐到稅租歲計銀絹數目及要三道使命往三處詔諭從所請即便解兵仍不得與約雲日夜奔馳凡六日至京具奏上大喜顧問羣臣可否而雲與太宰吳敏素不平遂沮雲請朝廷既不從請差雲出知鄧州雲再三論

列利害言朝廷既嘗許三鎮誓墨未乾豈可變盟今幹離不俯從雲言云中國非金人所處之地譬猶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蟻能害之吞車之獸介而離山則蟻能噬之蓋居非其所也然貴朝所以欲三鎮二十州者雖得其地不過租稅而已不若闕南之地令南朝歲上稅租此萬金之計也雲數請求乃肯從說願相公熟議敏曰幹高不已與主上立盟回戈之後反陷隆德掠我子女焚毀廬舍是金人先以渝盟三鎮不與固以宜矣雲曰雲嘗語於幹高不高不云粘罕本我之後軍後來應軍期所過州縣不伏即攻隆德府過澤州粘罕未知兩國講好後既得我令旨及貴朝移文即便北去太原等交割之使雖間有劫掠之事乃邏卒爾兩國必欲講好小事勿論惟租稅之請自有部籍早上其數雲即還朝

敏曰公爲朝廷中國臣子堅爲夷狄耶主上已嘗降詔諭天下百端沮雲不報

十三日戊寅道君還闕御紫宸殿受賀道君皇帝還闕有旨太上以還宮可擇日御紫宸殿百官稱賀上皇十九日甲申姚古兵潰於盤陀太原圍急先是詔諸將解圍河東制置使姚古及副使种師中探知金人兵少不知其詐也於是古將兵六萬師中將兵九萬約古自河東師中自河北日行四十里赴太原古至威勝軍師中慮古先到成功乃日行八十里金人探知以輕兵拒險使古不得進以重兵迎師中師中敗於榆次死之金人進兵迎古遇於盤陀王師皆潰裨將焦安節在威勝軍虛傳金人且至勸古退師至隆德府又勸古遁去二十五日庚寅詔求習武藝知兵書人詔諸路軍州府

監有習武藝知兵書人仰知通不限數保明解發赴闕朕將親策於廷量材拔用其籌策深遠藝能絕倫當不次升擢在京武學生仰禮部擇日考試具等第以聞不係在學人亦許自陳收試策義弓馬優異與推恩其大中大夫及侍從官至路分都監以上奏舉武舉人依法施行六月十九日太常寺主簿劉定言伏觀近有旨令府州軍監有習武藝知兵書人並解發赴闕親策於廷切惟武藝之人間有不知書者州縣慮其不文無以應大庭之問不敢解發願詔中外武藝精強而不知兵書者令付所在投狀州縣閱武別作一項解發赴殿前司按試武藝能使之前詣邊陲大功報效以稱疆邊却敵之用從之令殿前司候解發到按試武藝精熟於崇政殿引呈賜劉韜束帶戰袍勅劉韜屬者金冠犯順

神人共憤頓兵朔部意在三關賴卿智謀能止畫界之吏不墮黠虜計中而遁逃訖用安堵亟封來上朕其嘉之唯功難成唯時易失勉奮忠力庶保令名其體朕懷勿辜眷屬今賜卿金帶一條金花戰袍一領茶藥合各一銀金合至可領也故茲親筆示諭想宜知悉夏熟藥汝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曉諭潰散將佐指揮 勅中書省刑部狀承河北河東路宣撫司使割子河北東路宣撫使司奏勘會种師中下潰散統領將佐使臣已降指揮並與免罪限十日首身軍前自效如限滿不來出首並依軍法施行近據都統王洲申捉獲潰散使臣忠訓郎杜義及雲檀將弓箭李支所騎官馬出賣已差官並兵級管押杜義赴遼州宣撫使劉鞫軍前交割依軍法施行外訪聞尚有未曾出

首將佐使臣奏聞事奉聖旨限今來指揮到日更與再展十日許令所在州軍出首免罪特與支破遞馬驛券疾速赴軍前自效候立功日優加推賞如今來再限滿日更不首身當議取見姓名重立告賞收捉候獲定行軍法仍多出文榜曉諭施行

右司諫陳公輔上言乞戒大臣究心邊事 臣竊河東用兵不利陛下聖慮憂勞臣子之心夙夜不寧然臣竊料之此未必不爲宗廟社稷福也伏惟少寬聖心容臣之言蓋有難則懼無難則怠人情常也朝廷日見河北金寇出界雖未解圍幸其師老必自解散遂至稍緩其事廟堂大臣相謀議者多不急之務或窮究往事或經營私意經術是非究禮文詳畧至於論兩路邊事皆不究心緩急失宜先後倒置内外人情雖知秋冬在近深可

為憂然非朝廷用事之臣徒憤歎終日無如之何也今若不緣利兵不用利往往遂以為無事因仍媮惰至秋冬萬一狂寇結構諸夷空國而來以助河東之師則吾之倉卒無備又復如前日矣可不慮哉臣愚伏望陛下因此一失深戒大臣凡不急之務一切暫罷專以河北河東兵事為先經營畫置多方應辦仍仰各盡所聞勿懷異意并令今後臣寮上殿亦須先及邊事陛下留意聽納不厭其多或有可行盡付三省樞密院令斟酌施行夫漢之所以勝楚以羣策也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勿謂羣臣之言皆無可採即陛下若今如此時日夜圖之則不徒以濟今日之急將來秋冬亦不失備矣臣故曰此未必不為宗廟社稷之福也臣區區憂國之言望陛下不以為臣之愚豈獨臣之幸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八

靖康中帙二十三

起靖康元年六月一日
丙申盡十八日癸丑

六月一日丙申朔前降姚平仲立賞捕指揮更不施行

三日戊戌知河東宣撫使种師道罷以李綱克河北東路
宣撫副使 遺史曰种師中失利於榆次金人急攻於

河東种師中請山西會陝西京畿之兵屯於青滄滑衛

河陽預為防秋之計朝廷不從遂罷師道宣撫使少宰

吳敏門下侍郎耿仲南以為中國勢弱夷狄方強用兵

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謝克家孫覲李擢李會王及之

王時雍劉觀七人結黨專附南仲以堅和議知樞密院

事李綱以謂祖宗之地義不可割棄之徒資敵勢使生

靈陷於夷狄豈為父母之道哉上念祖宗疆土哀惻黎

元乃從綱議爲再投之計敏南仲請以綱爲河東宣撫使上欲用綱而綱辭以非帥才不任其責御史中丞陳過庭侍御史陳公輔皆言李綱儒者不知軍旅將兵必敗又言綱忠梗異衆爲大臣所陷他日成功亦死敗事亦死不宜遣綱使綱出衄則太原失守貽憂近甸禍生不測非計之善敏南仲以他將庸繆無渝綱者朝廷以樞衡之臣督責諸將則孰不爲用是時太原按撫使張孝純數遣人以蠟書告急上深念太原因悴而朝議咸欲用綱且見忠梗果銳期於立功乃以綱爲河東宣撫使公輔與諫官余應求言綱不當去朝廷上怒皆罷之傳信錄曰神師中歿於軍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某爲宣撫使代師道者初幹高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

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之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神師中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不解太原之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某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對睿思殿諭所以欲遣行者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任且悞國事死不足以塞責帝不許即命尚書省出勅令面受某奏曰藉使臣不量力爲陛下行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擇日受某退即移疾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輒答不允

且督令受命於是臺官余應求諫官陳公輔相繼上言
某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為大臣遊說斥去乃無敢言者
或謂某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乃欲
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堅卧不起讒者益得以
行其說上且將有社邾之賜柰何某感其言起受命上
錄裴度傳以賜予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
地抗唐室與金人彊弱固不相伴而臣曾不足以望裴
度百分之一以度况臣實為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
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
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
理而小人在廟蠹害本根浸久難去其患有可勝言者
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有孝友之張仲度裴相唐宗

以東討必去奸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燿國史君子小
人之不兩立從古以言臣切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
人入寇宵旰憂勤勵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帝王勤儉之
德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訛成風殊
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夷狄之先朝廷既正
君子道長則所杆外患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
洪簡疏章節其要語輒塵上聽上擾詔寵答宣撫司得
兵二萬人而闕馬某白上曰戎事以馬為先今之馬如
此無以奮張軍容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
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令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國
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
疋上以為然令條具以聞既而榜於開封府曰宣撫司
括馬事屬搔擾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所榜同余竊歎

息而已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而庶事皆未辨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某惶恐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筦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司告勅繳納上封還遣使輒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為人中傷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成行

五日庚子蔡京蔡攸永不放還 臣僚言爵祿者朝廷設之以待天下之士崇德報功雖人主不得以好惡私焉况天下哉自古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然後百度修庶績凝方夏安姦宄消伏戎狄不敢輕侮中國百王由之若出一軌自崇寧初蔡京輔政首亂舊章排斥異己汲引

同類待以不次朝脫茸散暮翔嚴近常情鮮克自重於是枉道求合汨喪廉耻靡然成風凡所厚善不獨顯榮其身又及其子孫不獨及其子孫又及其親戚故舊陰相依重盤根錯節牢不可破二紀之間門生故吏充牣天下然才者少不才者多省事者少生事者多貪殘苛刻遠通告病此猶非京之本事也察其立三置四輔輔疏興化之水修臨平之塔又令許敷仁奉請太上皇五日一視朝當此之時孰不為朝廷寒心幸其族子有所陳告臺臣因之論列其事太上皇雖念納污猶令整其墳山京之僭心終不肯已加王安石王爵欲自為階梯眾論喧騰心不自安徙封韓琦以塞人言而蔡確何執中鄭居中輩皆因之為列侯封王矣本朝之封王者不過國初功臣及后族耳隳國朝之法長姦雄之心京悖

允之情事輒發不可一二數也賴太上皇聖明不爲京邪說所惑京知狂謀終不得逞於是結附戚里內侍交通宮禁惟所欲爲以耗國財以弊民力心欲坐視顛覆以快不遜之忿鄧洵武范致虛等託爲紹述之言以助京劫持上下而何執中余深林攄薛昂皆其死黨濟其奸謀成其羽翼使不可制太上每下詔書施行善政皆爲此輩壅遏是以人心日益愁怨國勢日益陵替權門日益強盛朝廷日益孤弱趙挺之劉達張康國鄭居中劉正夫雖號與京不同然引用群小梗閉正路亦率由一道蔡卞蔡攸乃其子弟相與違異有若仇敵考其蹤跡實皆同惡相濟至王黼爲相奢汰愈甚開邊瀆武禍及生靈迹其所來亦本由京勢位相軋乃相攻陷遂致犬戎窺伺生變一旦太上皇播越宗社沾危雖其所致

非一人之故造端立本捨京而誰天賜陛下剛健文明自嗣服以來元惡大憝以次竄殛忠臣善士悉皆搜揚蓋欲恢復祖宗憲度以幸天下傳聞四方靡不呼舞然京降黜屢有指揮而罰不當罪輿論尚鬱縱朝廷未欲誅於兩觀之下猶當投之海外以示薄責其宗族婚姻因京而至顯官者望悉改正上以謝宗廟社稷之靈下以慰生民之望無使餘惡復熾殄威風俗然後將何執中余深鄧洵武等第其罪惡各加貶責所有王安石等王爵亦乞寢罷陛下明目達聰察而發之大革澆浮一陶淳厚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四方日靖矣願陛下留神察之取進止六月五日奉聖旨京攸永不放還如臣僚敢有引薦當正刑章仍報行

六月辛丑有流星大如五斗器自東南起光明照地衆星

隨之向西北而墜有聲如雷熒惑犯右執法

資政殿學士劉鞫除宣撫副使解潛除制置副使代姚古
徽猷閣侍制折彥質除河東宣撫司幹當公事與解潛
治兵隆德府自威勝軍救援太原張灝節置河東陝西
軍馬應援太原 是役也折彥質為宣撫司幹當公事
與解潛治兵於隆德府潛辟趙鼎為制置司幹當公事
是時真定在河東最為堅壘朝廷以金人方攻太原防
其東軼犯河朔之地乃以真定府路安撫司使劉鞫為
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扼其後真定府路總管
王淵鈐轄李質皆從鞫辟置先是統制武漢英將京軍
三千人救太原以兵少遂來真定見鞫不過漢英至五
臺山見龐僧正聚集本山僧行住代州欲劫金人之師
未出五臺山界遇金人戰不勝漢英走入平定軍瑜珈

寨寨中推樁木下打死漢英雖不得真定之兵然真定
勇銳盡為鞫率之以西繇是真定遂虛矣

八日癸卯張孝純除武當軍節度使 制曰門下總師以
順為武克宣捍敵之能行賞無常職功宜懋疇庸之典
眷時賢帥廼國名臣允資屏翰之良誕錫絲綸之渥拂
龜詠日讚命揚廷資政學士光祿大夫河東路經畧安
撫使張孝純學粹而行高志剛而識遠恂恂躬儒雅之
素度盤薄乎胸中之奇憲憲備文武之全才縱橫乎域
外之議自專將聞實廣廟謨閭里輯寧士卒悅服屬戎
虜之侵軼抵并門而攻圍夙夜勵兵民之心咸奮節誼
上下體朝宗之念叶贊智謀訖保金湯之疆屢挫犬羊
之銳載惟忠蓋良劇嘆嘉是用仍撫太鹵之故疆誕授
武當之重鎮索堯戟燾益位於多儀干戈威揚靡繇於

內御丞視秩於亞保兼進侯於舊封衍以爰田陪之貞賦併推異數昭示至懷於乎光弼之守太原終成殊蹟吉甫之伐獫狁尚倚壯圖往承寵章祗迪猷訓可特授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進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差遣如故

王稟除建武軍節度使 制曰門下奮干戈之衛烈士之所以願中圖疆場之名明主之所以經武眷予宿將渙以殊恩侍衛親軍馬副都指揮使鎮西軍節度使武安縣開國食邑五百戶王稟性質沉雄智謀深靜便弓劍之習負勁氣於山西貫韜鈴之書走雄名於塞外及率戎伍夙著戰多此總師屯往護并晉屬金寇之誕窺邊堠以陸梁城之受攻自冬及夏協主帥之策飭備則嚴屬兵民之心致命無貳精意可動於眾聽聲威能折於

姦鋒欲示勸於茂勲顧何害於異數高牙大纛起授於价藩貢食爰田并加於上賦於戲賞不踰月矧已厚於功勳業欲及時尚益肩於國計暢我武節勉示顯庸可特授建武軍節度使進封太原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

十五日庚戌勅潛諸將士 朕以戎羯犯順倣擾邊陲攻圍太原累時未解卿等率師授命頗聞將士遇敵血戰冒犯鋒鏑奮不顧身非忠義所及安能如此朕聞之感嘆不忘於中然賊眾方猖未即殄滅一方之民又困塗毒重惟國家撫養將士固已有年今日國家有急非卿等盡命竭力所向無前安能使朕得寬憂顧但戰者危事今令卿等挺身冒難以致創殘每一思之痛苦在已今降賜金一千兩束帶五條戰袍三十領卿可用激賞

中傷用命將士將來策功自節度使以下皆爲賞典若更有竒功便加開府儀同三司朕自聞進師寢食俱廢卿等其副朕懷早建勲烈身取富貴澤流子孫日竄捷音更宜加勉

十六日辛亥白時中李邦彥並落職 臣僚上言臣聞宰輔得人則嘉謀日告於上善政日施於下四夷聞風而畏道百姓安土而樂業倘或不然而又懷奸誤國則罪不可逭臣近論列前太宰白時中李邦彥素無廉恥悖慢不遜及與王黼梁師成蔡攸相爲表裏等事未蒙指揮施行况其罪惡更有深於此者臣請言之昨金虜匪如提兵犯闕迫室京城聞陛下嗣位感歎畏服已有悔過之意宰輔不才倉卒無謀時中則請避地於襄陽邦彥則請割三鎮之地謬懦不忠庶士憤怒流於之誅其

可從乎昔在章聖時契丹舉國入寇是時或請幸蜀或請幸江南惟寇準獨主北伐之議狄人畏威承盟而退觀此則時中之罪大矣及神宗時契丹驕蹇輒請闕南之地是時富弼奉使爲陳利害之端而狄人辭服觀此則邦彥之罪大矣其謀雖異其罪則同今尚以特進守觀文優游望第典領宮祠未正典刑士論洶洶臣願陛下特敷睿斷重加黜責以爲大臣誤國之戒取進止六月十六日奉聖旨白時中李邦彥照落職 中興姓氏錄曰李邦彥宣和七年拜少宰時四方已亂而侈奢愈甚小人滿朝畧無一言陳詳靖康初拜太宰聞金人軍中嗤笑曰信果無人大金犯京師邦彥勸上爲避敵之計又力主與之講和爲梗令李鄴鄭望之往使於大金請和虛張敵勢驚嚇朝廷肅王張邦昌質於大金諸路

勤王兵來皆欲力戰邦昌怯懦力沮之李綱出兵救姚平仲爲大金所敗邦昌乘勢罷其右丞兵民怨憤大學士雷觀上書言其罪陳東引進士數十伏闕上書言邦彥乃社稷之賊也軍民數十萬號呼闕下會邦彥訶殿出掖右門士人慢罵曰汝是上皇時浪子豈堪作相至以瓦石擊之不可前從者徐行偃蹇畧無護保之意衛士羅列天街至掖刀以待之邦彥乃覺遂回馬衣皂綈藏於密院直抵晚衆人散盡方乘輜令私僕擡歸府舍乞罷相數日敏上書薦其功遂復爲相种師道奏請俟大金退師涉河伏兵一擊使無遺類姚古亦請半渡而擊之邦彥力沮其謀罷將帥以堅和議故大金得肆其志矣次月陳公輔言其姦邪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臣僚再言其誤國之罪安置四年范宗

尹爲相薦復舊官薨

十八日癸丑蔡懋落職宮祠分司居住

臣僚上言謹按

蔡懋天資險薄臨事傾側諂附蔡攸結爲死黨攸在樞府邀求宰相知懋京可以頻對使懋日論王黼罪惡黼雖罷相道君皇帝以蔡攸素無學術不命以相攸尚引懋同爲樞密以報助己之功當賊擾攘京城圍閉時懋在本兵之地卒無一言以助計畫陛下當自知也今陛下以邊事寧雖在盛暑日在御殿訪納孜孜不遑寢食而懋爲大名帥不恤民情不憂邊事日用妓樂飲醺廣造舞衣戲彩酣醉優雜殊無體國之意軍民皆不堪命欲殺之言喧於道路大臣如是可謂辱國又按懋昔以父確事跡妄加增訪誣詆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時事欺罔道君皇帝乞御製確傳載懋誣詆之語伸其父勞中

外讀之無不痛泣此又懋可誅之罪也陛下政事盡法
祖宗之舊而宣仁皇后保佑前朝功德甚高爲懋詆誣
言不可讀忠臣義士氣拂其膺願早昭洗陛下尚未暇
及臣所以深惑也今懋猶帶學士休逸官祠陛下何以
示天下何以勸忠孝臣伏望睿慈落懋非據之職治其
莫大之罪授以散官投於嶺嶠永不放還仰慰宣仁在
天之靈天下幸甚候勅旨六月十六日奉聖旨落職官
祠又上言奉聖旨蔡攸落職官祠者臣窺見所降臣僚
章疏若止言懋身爲舊輔位當元帥方邊事未寧陛下
憂勤旰食之時而乃日事飲醺至軍民怨望形欲殺之
言已合重行竄斥又况所論誣詆宣仁聖烈皇后欺罔
道君皇帝二罪之重孰大於此按懋所著父確事跡一
出私意妄加增飾自古姦臣愚弄矯誣未有敢如此之

甚者蓋其天性亮暴輕蔑朝廷故居之不疑中外莫不
憤嘆陛下臨御以來雖一夫之寇有不得伸者必爲之
昭雪而宣仁聖烈皇后爲臣下所以誣負謗抑者有年
矣陛下可不爲動心乎今懋乃止於落職官祠豈足以
坐詆誣欺罔二聖之罪哉伏望睿斷明正懋罪亟行投
竄候勅奉聖旨蔡懋降充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毫
州居住 中興遺史曰先是蔡懋二月罷尚書左丞以
資政殿大學士尹大名府得宮祠中書舍人安扶繳納
詞頭論之

粘罕復奪所與夏國天德雲內等地 節要曰金人初攻
遼慮獨力不能勝之遂於海上許燕雲以結朝廷既得
志復叛盟取之又欲入寇中國亦慮獨不能勝遂許割
地以結夏人至是既見中國之易又復取先所割天德

雲內河東八館武州惟金蕭河清二軍在大河之西不能取之

御寶約束河北之臣不得遣家屬 尚書省劄子奉御寶批朕托於兆庶之上所賴以共守祖宗疆土者實惟郡邑之臣比聞河朔河東尚有弗知體國惟務便私沿徼去官先遣家屬有一於此民何望焉朕念今歲之春我實無備故逃職之吏追其大戮今邊討鼎新可以責其固守矣法不可施恩不可再五中三令誅將必行咨爾有衆體予至意

二十五日庚申賜御筵餞李綱於瓊林苑 李綱以二十五日成行前期賜燕於紫宸殿又賜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

二十六日辛酉宣撫使李綱攜軍斬樂州都護統制熙河路軍馬焦安節 初焦安節隸姚古帳下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擾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綱召斬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九

靖康中帙二十四

起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壬戌盡七月二十一日乙酉

二十七日壬戌李綱以宣撫兵發京師 遺史曰綱以宣
撫兵發京師种師道送之歸而嘆曰兵可憂矣

李綱抵河陽入劄子論罷兵等事 傳信錄曰綱入劄子

以畿邑汎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額圯當亟

脩治今雖晚然併力為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陵寢潛

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

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

瞻思報勵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推行之進

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為足信無以小有才未

聞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九

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余陛
辭日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人陛下信任之篤且將誤
國故於此伸言之上批荅有銘記於懷之語留河陽十
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士
卒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狗拾遺棄物
決脊黔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
嘗以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
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
槍刃運動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
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
肄習之候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
所起之兵悉罷減之余上疏力爭其大畧曰臣昨待罪
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之兵臣意以謂中國之

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潰
散之餘不習戰陳故金人得以窺伺旣陷燕山長驅中
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
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
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社稷之羞
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
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
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
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凌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
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
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
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
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

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方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數十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盡改前日詔書調發防秋之兵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兵將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諸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特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概有兩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

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我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見戲臣竊痛之若以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蔽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爲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贖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似非所患廟堂不深思祖宗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境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戰朝夕恐悚懼其後來天

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然也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矣若以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旦皆潰彼未嘗有所傷歟不知何以知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謂非愚則誣至於林牙高麗兵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終不可恃彼之不求而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衆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者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已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

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聞臣只依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旨起發庶不誤國事未報聞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止之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以詳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爲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火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火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始起動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以和議詔止之皆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兵起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名無復應者矣終不報

二十八日癸亥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廣州安置

御史中丞陳過庭上言姚古雖本將家性實畏懦素無戰功所以登將壇持節鉞者唯以名馬寶貨市鬻於童貫之門濫被恩賞以至於是然處高位重祿荷國厚恩宜思所以報稱自太原被圍提重兵威勝隆德逗留數月未嘗寸進及种師中以忠勇自奮而古違期弗應遂至師中失利此古可斬之罪一也虜人方圍太原未有一騎一卒敢入南北關自師中失利古輒退師威勝士庶叩馬懇訴願共守禦古乃夜遁致使威勝之民扶老携幼斃於道路哭泣之聲振於山谷此古可斬之罪二也古既退師其部將又妄言於衆曰國家已割太原與金人我輩所以南歸於是役夫般運糧草器甲及民蚕在箔者委棄而去此古可斬之罪三也興師之初有效

用十五人直入隆德縛偽守倅以獻不血刃而得一郡古掩其功狀不實聞上此十五人者止於賜帛而已士氣沮傷抱戈不戰此古可斬之罪四也當偽官之守隆德存卹其民人保護其婦女賊鋒敢犯立斬以徇又聞賊兵移他所不許妄出請於粘罕遣還其兵自言先是乃汝穎間人深有效順之意一旦縛至軍中古若能如韓信之師左車李愬之釋李祐太原之圍自此可解古乃貪冒功賞獻因於朝用心不忠安能成事此古可斬之罪五也人有於上黨道中見大加巨斧凡數十輩擁騎而載婦人者云是將官寵妾軍中婦人不可勝數人無鬪心士氣不振此古可斬之罪六也古欲退師無以發端忽有統制官焦安節勵聲而前曰虜騎逼近何爲尚留於此古既不能斬安節以慰衆心輒從其言領衆

三朝北盟會編 卷四十九 五
宵遁實古之謀假手於安節耳此古之可斬者七也貼
黃訪聞姚古隨行使臣兵級尚有數百人見在城外伏
乞聖慈指揮先將使臣與兵級放散或拘收他役然後
施行庶不生事奉聖旨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廣州安置
彗出紫薇垣

金人西路粘罕兀室余觀東路幹離不撻懶閣帥會於山
後草地避暑議事 節要曰粘罕兀室余觀三大酋棄
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餘里而朝廷援兵霧合雲集不能
解太原之圍可見失計之甚矣

七月一日乙丑朔車駕詣龍德宮

十一日乙亥蔡京移儋州安置 右正言程瑀上言臣近
嘗具劄子論蔡京罪大責輕宜竄海外尋因奏事每有
敷陳仰蒙陛下賜允可伏候累日未蒙施行臣竊疑

之然公論未厭民聽未孚京老旦暮之人使遂溘然明
罰不行徒有後時之悔臣安敢避再三之瀆哉按京奸
心譎計世無可比假紹述之名行脇持之術擯逐正士
援引儉人交結閹宦密為梯媒首登宰輔尋踐公師二
十年間逐而復用致仕而復起愚弄朝廷妄作威福凡
所興建歲月相仍藉以固寵無非蠹國害民京名為遵
用熙豐之典乃實肆為紛更未有一事合熙熙者敢為
欺誕欺罔上下咸凶焰盛天下之人不敢議論卒致號
令紛錯風俗凋靡國用匱乏生靈貧困賄賂公行盜賊
竊發按其事跡罪在可誅至於鑄鼎列名位居九五臨
平之山托於祝壽私第引河潛通宮掖引援闕字公瀆
妃嬪閨門穢污醜不可言屬者金人內侮事始於童貫
而成於王黼與京之子攸然致邊備廢弛本實由京金

人入犯盡室東去門生故吏締親密黨其徒如雲蓋不復知有陛下不復知有宗社非背叛而何跡其奸惡正名定罪死有餘責陛下既遵祖宗故事不欲戮之而置之曲江名爲嶺表實與內地無異天下之怨京入於骨髓陛下灼知京之姦惡悖逆乃不能投畀海外實無以慰塞人望憤懣之氣何由解釋伏望陛下奮乾剛勵威斷早賜施行其子孫如攸罪惡盈溢臣見別具論奏請正刑典脩尚帝姬隳廢法度亦合離判不當尚聯禁戚其餘並乞削奪官爵毋使尚廩給縣官養贍賊種天下幸甚取進止奉聖旨移儋州下開封府差人押解前去蔡攸移雷州安置右正言程瑀上言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姦御以德軌御以刑古之制也刑當罪則刑一人而四海服焉此息亂弭姦之道也蔡攸之罪四海

之人皆以爲可殺陛下未能明罰飭法公私鬱結按攸豺狼種類固不可以人理責其考挾媚道以偷權操譎計以固寵竊威柄至於位師傅之尊躬排擾之賤侮慢君上污巖宮庭則厥父或未至是蓋死有餘責矣又况燕山之役攸與童貫同爲宣撫喪敗師徒蓋以萬計卒不能取燕山乃空國帑以貽金人始厚爲歲賂易其空城招寇納侮自此其始及金人爲南犯之計首議於夏初決策於秋未任樞府邊吏來告不以上聞及其犯塞下不復計守禦之事闔家南遊名爲扈從上皇實皆叛也上皇南歸非獨思企陛下本於天性其深見遠識正應如此攸蓋弄臣陛下上皇宣復與之論議乃敢肆爲誣罔謂勸上皇南歸蓋欺罔君上愚弄朝廷雖已敗猶復尔也罪惡彰著海宇憤疾言章交上而名爲逐之廣

南乃實處之善地脩其政形今日正不可緩伏望陛下發明斷投之海島不使汚我海內實快天下望取進止七月十日奉聖旨移雷州下開封府差人管押前去十三日丁丑童貫移吉陽軍安置 臣察上言臣近具奏狀論童貫作惡法當戮誅今月九日因職事上殿再請奏陳退謂遂有處分今復未聞臣伏見童貫罪盈惡稔訖藏甲養士跋扈難制反形逆節彰彰著見已合誅夷而致寇召亂幾覆宗社何可久逭天誅大違人願伏望睿明早賜指揮檢臣前奏及臣僚累次章疏早賜施行所有飯子若孫亦乞處分庶幾威令行而姦惡懼候勅旨七月十二日奉聖旨童貫罪大責輕可移吉陽軍二十一日乙酉蔡京至潭州以患身故 蔡京在德安府被南遷之命七月甲申到潭州據隨行幹當人魏覲狀

蔡京鄂州報病前來潭州沿路大暑愈覺羸困昏卧不省粥食不進乞差醫職前來者州差醫助教譚從義易緩看醫是日管押官脩武郎監徐安府稅趙康轉申蔡京於此日為患身故州差保義郎城東巡檢王從禮迪功郎長沙縣丞權縣事董陟前去審實住崇教等因患身故州司以京於崇教寺權殯 幼老春秋曰蔡京字元長興化軍人也熙寧三年登進士第少事王安石喜之章惇為相京與弟卞皆諂事之孟后被廢京草詔無一言之諫又欲滅劉摯等家族侍御史常安民言其奸邪京譖逐之紹聖二年卞為尚書右丞四年林希同樞密院事故京怨惇之未荐已也遂與惇絕為翰林院學承旨交納內侍郎隨劉瑗外戚向宗良等故勢益牢元符末諫官陳瓘以四章力彈之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兩

章言之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權再言其奸愴有滔天之罪偃蹇無人臣之禮遂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建中靖國初召知開封府惟曲奉權倖堂殿處約等私賣恩澤京不敢推治爲侍御史孫升兩章彈之崇寧初遷中大夫尚書右丞俄降右僕射三年遷左僕射深結宦官探上所欲務迎合之善書太子宦官軒亭及功德院額名多京親書姑息堂吏出知州軍變壞祖宗法度不用天下忠正之士自司馬光張商英蘇軾劉安世而下皆指爲元祐奸黨禁錮其家汲引奸佞之士皆登要路廣營產業以收復湟州加左銀青光祿大夫四年以收復鄯廓石等四州加司空五年以宮祠罷大觀初復拜左僕射以康居夜郎之屬納土加太尉二年拜太師立沮御筆之限以壞封駁之法務興事功窮極奢侈以蠹

國之財賦屢加鹽法以困民力陰爲蠹國害民之政妖人術士勸之曰興化公之鄉里也若決水貫之則旺氣愈壯臨平公之父墳也正占龍勢但未有兩角若立兩塔龍角成矣京盡用其言詐言欲利民田遂決其水又言欲祝聖壽遂建其塔專責聲色起土木運花石以媚感人主之心而威福大權盡歸於京矣三年彗星見御史中丞張克公二十一章言其奸邪陳廟老上言書其罪十四吳執中又言其罪乃罷爲中太一使封楚國公臺諫多再彈之四年詔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爲太子太保以楚國公致仕令毀臨平之塔後爲宦官提薦不已政和三年復詔京以太師領三省事京亦陰爲壞國之計與蔡崇逆謀爲陳瓘之於正彙來告京怒送正彙沙門島編管瓘亦責令通州居

住諸州門向帝都者謂之朝天門京改為朝京門太學
三世法以貢士退歸者京改為退送皆欲合讖兆張懷
素吳儲等謀反為湯東野范寥所告勘得其實詞連京
開封府林據御史中丞余深力為掩覆之京皆驟遷二
人為兩府姬妾慕容氏等皆國夫人門吏若王瑜李奎
魏伯初張亮等十人皆為觀察橫賜金帶者數百人名
園甲第亞於宮禁諸子皆舉士金紫烜赫子偉尚茂德
帝姬拜附馬都尉自古執政之盛莫與為比馮浩以為
不誅之必亂天下京怒譖之送浩循州編管言路遂絕
中興姓氏姦邪錄曰蔡京自政和二年後召拜太師領
三省事陰為壞國之計天下一歸於已日請上游宴以
酒色困之宣和初內侍馮浩力言京必亂天下宜速誅
之京怒譖於上編管浩循州至蔡州使人殺之自此言

路絕矣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方臘反於浙四方已亂王
黼言於上子攸亦屢言京之短乃勒京致仕四年五年
河北京東群盜蜂起各十餘萬民被其害者數千里皆
京所致也七年復起京領三省俄以目疾罷大金入寇
京勸徽宗幸江西京舉族皆行大學生陳東上書言京
為六賊之魁靖康初臣寮力言其罪責授中奉大夫秘
書少監分司南京致仕其子脩姪仍孫衡述微皆落
職押歸本貫臣寮又言京罪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
安府安置後又言其罪移衡州安置至潭州病卒於東
明等寺年八十天下士民以不誅之為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

卷四十九

九

力志館

紳無不側目先是王黼作應奉司總四方貢獻之物以市觀寵於是之請置宣和庫庫中置式貢司司分諸庫如泉貨幣餘服御玉食器貢等皆其名也上自金玉下及蔬茹無不籠取元豐大觀庫所權貨務見在錢物皆拘撥收椿專事供進次年四月條惡日著二相不能舉職條兄攸發其奸狀京罷條亦被譴是年冬金虜犯闕得非將亂之兆耶蔡京久在相位植黨擅權無敢言其罪者惟大觀中再罷政後中丞張克公一疏及內翰林張閣一制粗能數其過惡天下傳誦張克公疏曰臣先嘗論奏前宰相蔡京罪惡顯著宜加嚴責上答天戒下慰人心未蒙睿旨施行苟依阿不言非特負陛下之責天下之人皆以責之矣義當竭力不敢但已京頃居相位擅威福權傾中外濫錫予以蠹國用輕爵祿以市私

恩謂財利爲有餘皆出誕慢務誇大以興事肆爲搔擾援引小人以爲朋黨假借姻婭布滿仕途以致交通豪民興產業役天子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人船運花石曾無尊主庇民之心惟自豐己營私之計若是之數其事非一累有臣僚論列臣更不敢具陳若乃名爲祝聖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托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語致佚悟之告變而繆爲心疾受孟翊之訛而與之官爵趨貢欲輔之妖術張大成竊議其姦意駭動遠邇聞者寒心此皆是以致惑天下而爲害之大者稽之古人有分於此必加嚴刑而京兼有之乃獨泰然忽視朝廷無復畏憚人臣強盛莫甚於茲去歲東南諸州皆罹旱暵之災者乃其應也聖恩寬貸爲之保全人心不平而忿嫉之氣充塞海內星文變異豈無意耶蓋

京之罪戾積稔滋久上賴聖德昭格皇天眷祐爲宗社之盛福幸天下之生靈於是星文再昭示其意既嘗罷京相消弭於前則正罪誠有待於今日耶雖天之垂像不盡當其事應而常無所不戒然京之罪本正乃事之最可戒者也始者京再罷相士民稱慶以爲京去朝廷矣既罷以宮祠又許其致仕賜以蘇州南園尚無去意然以哲廟實錄未畢猶可爲說今書已成而去計杳然是終不可去也非天有以警悟陛下則人力何能爲哉臣聞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蓋天之聽因民而已臣願陛下順民心以奉天體天道以用刑暴京罪以釋天下之疑以爲人臣之戒則和氣至而災沴消矣干冒天威罪當萬死伏望聖慈深察愚衷特賜聽納早降睿旨張閣行責官

詞曰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誅人臣之姦莫重欺君之罪我有常憲揚於大庭太師致仕上柱國楚國公食邑一萬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四百戶蔡京頃一時乏才久膺柄任兩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衮之崇庶圖爾庸以弼予治而總領衆務出入八年事寢異於後來議悉違於初議擅作威禍妄興事功輕爵祿以市私恩濫錫予以蠹邦用借助姻戚密布要途援引凶邪合成死黨以致假利民以決興化之水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豈曰懷忠特將邀福屢有告陳之跡每連狂悖之嫌雖謹上於印章猶久居於里第偃蹇弗避傲睨罔悛致帝意之未孚垂星文而申譴言章既上公議靡容顧欲恩用難屈法其禡師臣之秩俾參宮保之官姑慰群情尚爲寬典於戲天事尚象明罰所以弭災人道惡盈省躬所

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可特授太子少保致仕以前楚國公勲封食邑實封如散在外任便居住仍放謝辭 陳朝老書曰臣竊觀陛下即政之初布告治朝爰立台輔當時羣臣在列聳聽以為所用必奇才也白麻既出天下失望夫蔡京姦雄悍戾詭誕不情徒以高才大器自處務以鎮壓天下以為自古人臣惟一功因循苟簡以為治無敢橫身為國建議立志者於是出而銳然更張以謂天下後世無以復加陛下傾心俯納所用之人惟京為聽所行之事惟京為從故京得以恣其奸佞玩弄無所畏忌直欲敗壞而後已觀行法出令狗名失實無以異於兒曹稚子終日嬉戲以塵為飯以木為哉何與於飢飽哉且見曹之戲已則棄之無有後灾以蔡京之所為求其所欲其為害豈特一方與當年蓋將

仰四方之廣覃萬世之遠而未艾也厥今天下何如哉官爵冗而非材雜進財用竭而妄費無已恩澤濫而僥倖成風科配苛而農民重困權移小人學校分更而士失所業諛佞成俗而上不聞過恩寵擅分而人多侮法錢與務俱重而無術以平之其他害國蠹民誤上罔君未可以指數推其弊之所生良由陛下任非其人所以致今之縉紳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出其門人無所守各懷私恩而不知國家之公議幾成風俗且爵祿名位天下之公議權臣盜之以植私黨遂為有國有家者之大患况蔡京尤深結陛下之左右近習之人故此曹為之隱蔽是以公肆誕謾無敢誰何陛下漸成孤立可為寒心幸其解去機務退處宮祠天下之人鼓舞抃蹈有若更生今既已謝事尚猶安處尚度門闌如市勾結內

貴其意猶欲覲他日之復用也平時出入門下之小人恐其去國失所倚恃旁爲之助陛下何不察歟願陛下奮乾坤之斷勿貳勿疑置之遠方以禦魑魅庶以杜絕其望方快與疑臣嘗觀其所爲之事合天下之人舉以爲非而公論大夫劫於勢利導諛成俗無一人敢爲陛下言者前者之伏蒲載筆皆伏下風各懷芻豢之愛上下相蒙不以爲非臣觀蔡京之所爲合而言之則其事止於十有四曰誣上帝曰罔君父曰結奧援曰輕爵祿曰廣費用曰變法度曰妄制作曰喜導諛曰鉗臺諫曰熾黨與曰長奔競曰崇釋老曰窮土木曰矜遠畧散而言之其事數十萬言豈毫楮所能載臣父困羈旅不能具紙墨陛下不以臣不肖願詔有司給筆札使臣得盡胷中之所言寫天下是非之實以告陛下臣死之日猶

生之年草萊無知輒議國家大事罪合誅夷干犯天威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右正言崔鷗劄子 臣謹按賊臣蔡京陰給異謀潛窺神器故竊爵賞買天下小人以爲朋黨相與遮蔽人主耳目卒致遠夷猖狂直犯畿甸宗廟震動社稷蕩搖上皇南巡肅王北質百姓屠滅天下之賊其罪有大於京者乎此賊祖宗神靈之所切齒也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特賜睿斷斬此臣姦爲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又劄子臣謹按賊臣蔡京以奸邪之實術誑耀人主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萬於莽之奸也制井田更錢幣設六筦造明堂起辟雍建靈臺頒時令築學舍萬區以誑耀其君子是卒獲其國而有之而京賊亦用此術其意安在然莽之腹心不過王舜劉歆等數人豈如京賊收天下之士以

為腹心乎遂至盜賊蜂起夷狄亂華宗廟神靈為之震駭然則京賊之罪宗廟神靈之不赦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聖心獨斷戮此巨姦以為世戒取進止

二十六日庚寅詔解圍太原 詔曰朕惟金賊攻圍太原百十五日餘其勢危蹙惟兵與食最為急務而朝廷於此者措置殊未有方每於警奏不過督責將帥俾令進師既不益兵又無見糧安能使之必戰既戰又安能使之必克進者屢屛其弊蓋出於此朕每一念疾首痛心寢不能安食不知其味今聞黠虜築壘臨城控扼要害援師不可進糧道不得通勢益危迫卿等宜究心悉力廣加詢謀益兵置糧不吝爵賞以勸用命明其政刑以威不恪須管太原解圍若稍有誤事不惟卿等負朕倚注之意朕於負荷之重亦豈能委法苟私卿士哉

二十七日辛卯解潛自威勝軍進兵屯於南關 初諸將議進兵劉韜以河東宣撫副使至隆德府張俊苗傅皆隸下與諸將期七月皆進王淵與韜出平定軍遼州路

解潛折彥質出威勝軍路張灝折可求出汾州路粘罕在太原援兵至乃多積糧於南關佯若聞潛至而怯懼者匿強壯兵馬使輕兵守之戒之曰解潛必自威勝軍先趨南關俟其至則偽遁潛遣人偵探止有輕兵乃以兵趨之金人皆偽遁潛以為實遁漸遣人運其糧食金人猶未動已而潛悉遣士卒車馬運糧已裝載就道而金人之兵衝突而至官軍不敵棄糧而潰死者相枕藉自此潛不能軍矣

張灝及金人戰於文水縣敗績 張灝者孝純之子也朝廷以為河東察訪使招河東義勇禁軍五萬由遼州以

夾搜太原灝命統制張思政爲前鋒遂同折可求到文水縣上賢村馬村下寨金人每日出沒遇官則僞遁未嘗有勝敗而思政以爲不足慮遂不設備金人忽取別徑至思政失措官軍大敗初朝廷命可求節制麟州路軍馬往救太原也知麟州楊宗敏告可求曰朝廷命公解圍未審由何路以入若路出汾陽以步兵當突騎未見其可願節制建上將之旗鼓行而聲言救晉假我精騎二萬攻其必救之所則太原之圍必自解矣可求善其言而不能用卒至於敗以身免可求以便宜陞宗閔爲前軍統制軍馬河東路兵鈐轄 傳信錄曰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韜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實主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

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耳余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遼汾之師皆逗留不進其後張灝又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爲賊所奪余極爲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軍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

中御史中丞張微追童貫行刑 臣僚上言臣聞事有其失甚微其貽禍有邱山之重而不可勝救者廢置誅賞是也請以古事驗之漢既誅董卓不赦涼州部曲李傕郭汜知不免矣激其下以叛遂貽漢室之禍此當赦而

不赦之失也唐德宗有涇師之變倉卒出狩或勸取朱
泚殺之否則相逼爲亂將大德宗不能用涇師得朱泚
果僭立遂陷京師賴有良將相與戮力僅能克復此當
誅不誅之失也臣竊觀童貫以閹宦僕隸之微盜有兵
權幾二十年其壞祖宗軍政開兩河邊患結新造之遠
夷棄耶律之舊好禍及華夏至於今不止其過惡誤國
在蔡京父子王黼之上然其誅斥獨輕於二人公論固
已鬱矣臣爲陛下言其大者已消未萌之禍童貫久持
內外兵柄收有諸道勁兵號曰勝捷陰常蓄養爲牙兵
以市私恩其當戰也不使之臨行陣特以自衛而已戰
而勝則歸功厚賞不則擁之以適其賞功之猥濫至數
千人皆至持校驕縱飽滿無復鬪志其實有戰多者皆
抑而不賞使西北戰士歸怨朝廷者皆貫縱之使至此

也其隨上皇南狩也貫劫之東下日用券直或旬時犒
賜至純用金銀以給之過爲優厚冀得其死力朝論詢
詢至今以爲疑也臣又觀近日張思政領勝捷餘卒敗
於河東疑潰而東歸宣撫副使李彌大執思政而戮之
復遣敗亡餘卒赴真定爲援將卒疑懼挾其渠首以叛
淄青至今震動貽患一方論者恨其遣潰師之遽而誅
思政之早也則漢不赦涼州部曲事之大小雖異其失
則同矣臣所請其失甚微而禍有邱山之重者也雖然
此以往之失不可復追未然之事尚可圖也臣聞諸道
路山東叛卒文其旗曰負克勝捷意欲自沂密入寇淮
浙萬一聞貫尚在素懷蓄養之恩一旦爲合豈不大爲
東南之患此臣所以夙夜過計不能無涇師朱泚之憂
也陛下豈得不過爲之慮哉貫自用師持權以來毒流

夷夏以無事無罪之民驅之死地所殺傷者不啻數十萬緣貫而破產流離者延及四方之民皆陛下之赤子也今以誅一貫之身曾不足少謝穹蒼之怒塞庶民之怨陛下尚疑而不忍者此微臣之所不曉也伏望陛下遣一介之使即貶所正典刑聲其罪惡以謝天下無辜之民以絕羣小懷怨之望又上言臣竊以爲祖宗垂憲治安無事之時殺大臣焉當在所戒後世有亂天下危社稷而不殺之非祖宗之志也况如貫者闡腐刑餘在祖宗時止堪掃除之役豈真所爲大臣者哉貫握兵柄幾三十年太姦大惡不可縷數臣獨論其可殺而不可赦者壞太祖皇帝之兵制敗真宗仁宗皇帝之信誓通萬餘里之小夷殘百餘年之與國虜后欲降却其表而不受虜主潛遁縱其去而使擒契丹舊臣痛入骨髓假

手女真俾之報怨旁結西夏共爲敵讐虜騎欲入貫猶趣住太原虜破忻代即捨太原以歸具舟楫載所親兵之家屬佩陝西河北河東路宣撫將印浮汴沿淮江而去於是時何有陛下陛下柰何卒赦之又上言臣謹按童貫以奴隸之資荷不世之遇浸緣恩寵包藏禍心近者臣僚論其罪要備載章疏以其養兵於家儲甲於庫有潛謀不軌之兆陛下寬容姑投海裔今者竊聞有司檢校其家器用復有交椅以青龍首金銀絲背爲飾者士論傳駭以謂不軌蹤跡暴白無甚於此臣愚聞之史氏爲國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馬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童貫之誤國召兵幾危社稷兩觀之誅已後天下之望今暴其罪惡復出其不軌之器苟復置之何以爲巨姦元惡之戒奉聖旨童貫罪

首荐朱勛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修延福宮等朕在東宮殿爲搖動策立之時有異語不俟勅命擅去南差留守不受命東京解圍聞之而去家中有非法之物私養死士前項罪不容誅着監察御史張澂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追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賚送宣撫司軍前一行人漏泄者依軍法其子孫已降指揮送上陽軍編管見隨童貫子孫仰張澂交割與所在州軍選差官多差兵級管押前去如在別州軍即移文監司依此施行

二十九日癸巳右武大夫温州觀察使提舉河北西路保甲兼權提點刑獄權真定府李邈除青州觀察使知真定府

是月空日遣使與金人元帥皇子二書 宣和錄曰七

月空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比因專使嘗以布書具載悃誠想加通亮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堅死守雖令不從遂至宿師引日已久重惟兵民各爲其主困於暴露深可憫傷是用欲以三鎮稅租改充歲幣既不失通和之議抑亦爲長久之圖謀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聽亮有少禮物具如別幅秋暑尚熾更希保護白一七月空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皇子郎君此常布問具載悃誠近因使介之旋尤詳敦好之意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雖令不從以致宿師引日已久重惟兵民各爲其主困於暴露深可憫傷是願以三鎮稅租改充歲幣方昭大信諒不愛於問言將究遠圖豈自生於細故得長利於兩國在仁人之立談想爲英聰必

能體亮已遣使大金國相元帥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察有少禮物具如別幅秋暑尚煩更希保護白

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王安中臨江軍安置 臣僚上言謹按王安中昨自尚書左丞建節知燕山府委任之寄重矣借令無才可辦邊事至如賊勢強弱與沿邊兵食之闕饋艱難民戶凋殘衆所共知者自合條其實狀逐項奏聞使朝廷灼見利害審定取捨早為備禦之策而安中畏避童貫專務蒙蔽終不端言其事數奏祥瑞誤國諂說以固寵祿養成邊患一旦虜騎長驅燕薊覆沒深入畿甸社稷幾危推原本因其罪與蔡攸等耳今臣僚論列以為行法未盡

乞斥諸遠方以為誤國之戒雖責授散官復處漢東近地恐公論不以為允矧以太原被圍師屯未解強虜壓境朔部戒嚴若不恃賞罰之公厭服物論何以正其蒙蔽欺君之罪奉聖旨王安中移臨江軍安置

三朝士旦會編

卷

華元館



